

第一章 帶有目的的婚事

行到興安伯府大門外，封清峻停下腳步，稍微理了理鬆亂的髮，重新束好，又拍了拍身上染了塵土的白色織錦長衫，雖然上面的黑印子猶在，但用手磨蹭幾下便不那麼明顯。

他鼓起勇氣想推門而入，深吸了口氣卻牽動臉上的傷痕，絲絲的刺痛令他不由得苦笑起來。

是了，就算衣服再怎麼掩飾，臉上的傷淤卻是難以去除，想想等會兒姊姊見到了會是如何心疼難過，他便想著不如今日宿在外頭，打發個人回府說一下便成。打定了這個主意，封清峻轉頭想走，興安伯府的大門卻緩緩地打開了，裡頭走出一名戴瓜皮帽的青衣小廝。

「少爺，大小姐已經知道你回來了，讓你先去將髒衣服換下，擦擦手臉，先用膳，她一會兒會幫你上藥。」

封清峻這身兒才轉到一半，腳都還懸空著，聞言不由一個踉蹌。

一回頭，就見那小廝朝他笑得狡黠，一副「抓到你了」的得意勁兒，封清峻只能摸摸鼻子，垂頭喪氣地乖乖進府。

怎麼就忘了姊姊擁有那種能力，他這點破事兒瞞得過她嗎？

回到房中，榻上已放著一襲乾淨的細棉衫，旁邊浴間還有桶燒熱的水，顯然早就備好等著他了，他發了狠，不顧傷勢將自己搓洗乾淨，換上新衣後乖乖的到了花廳。

花廳裡擺了幾樣菜，醋溜丸子、木須肉、韭菜炒雞蛋、涼拌黃瓜、豬骨蘿蔔清湯，還有一碗大米飯，顯然是為封清峻準備的，他坐到了桌前卻不動筷，只是巴巴的看著菜色，吞了口口水。

下午打了那一架，以一抵五雖敗猶榮，不過卻也讓他這正在長個兒的半大小子餓得慌，只是他知道自己做錯事了，該反省領罰，哪裡還有臉泰然自若的吃飯呢？就在他心裡掙扎不休時，背後忽傳來一道清雅的女聲。

「知道錯就好，你的手可沒傷，還不快些吃飯，別餓著我弟弟。」

隨著話聲落下，花廳裡走進一名身形窈窕的女子，水色羅裙鑲著白邊，黃色錦緞褙子繡著水仙，行走時姿態優雅，加上膚白若雪，幾步路竟讓她走出了飄逸清雅的感覺。

女子粉嫩的唇角含笑，芙頰緋紅，小巧挺直的鼻在見到封清峻時微微一皺，似嫌棄又似嬌嗔，尤其是她那雙水眸，幽深如潭卻波光粼粼，蘊含著智慧與機巧，彷彿在那一瞥之下什麼都瞞不住她。

封清峻一聽到姊姊封清媛這麼說，尷尬地笑了一聲，便抄起碗來大快朵頤，絲毫不見文人的斯文樣兒。

「還是姊姊做的東西最好吃……那佘家族學供的膳食只能給豬吃……」

封清媛輕點了下他的額，還故意戳在他傷處上，聽到他痛叫一聲，方沒好氣地道：

「還敢嫌佘家族學的膳食難吃？你這頭豬還不是吃了兩年，現在吃飽有力氣，懂得和人打架了？以後就算你想吃，佘家都不一定願意讓你去了。」

「我也不想去，那裡的夫子不想教我了。」封清峻大口嚼著飯，好不容易吞下去，不甘心地說道：「這次年度科考我考了第一，余家的子弟就不高興了，竟是將我堵在學堂後五個打我一個，我稟告了夫子，夫子竟不分青紅皂白就說是我的錯，還要我向余家的人賠禮。我自然不幹了，此處不留爺，自有留爺處，包袱拿著就打道回府。」

封清媛見他把飯吃得咬牙切齒，無力地瞪著他好半晌，末了才伸手拂去他臉上的飯粒。「罷了罷了，橫豎那余家族學也再教不了你什麼，不去便不去吧。這陣子你在家好好讀書，兩個月後我送你進國子監。」

國子監！那可是天下讀書人都想進的地方啊！

封清峻瞪大了眼，驚喜地道：「我們家國子監的名額不是被朝廷收回了嗎？怎麼又有……」

話說到一半，他突然被自己腦際閃過的一種恐怖設想給嚇到了，正喝著的湯大口噙入喉嚨，讓他咳了好一陣子。

「姊……姊姊，妳該不會答應……答應那什麼成陽侯府的提親了吧？」

封清媛沒有說話，只是拿手絹擦著他的臉，把流下來的湯水拭去。

這副作態肯定是他說對了，封清峻急忙說道：「不成啊！姊姊，聽說那成陽侯世子駱恂達是個紈褲，鎮日逗雞遛鳥的。」

封清媛好整以暇地回道：「能夠走馬章台，流連花叢，惹得無數青樓女子為其爭風吃醋，不就證明了駱世子必然品貌出眾，風采不凡嗎？」

「他有個屁風采！」封清峻一向自詡文質彬彬，這會兒竟是連粗話都飆出來了。

「銀子灑出去了，自然能引得青樓女子為他爭風吃醋！」

封清媛橫了他一眼，像是責怪他出言不遜，不過仍是慢悠悠地道：「你又說到他一個好處了，他有錢。」

封清峻差點沒二度被自家姊姊給噎著，好半晌才緩過氣來，在心裡細數著駱恂達的各種不是，終於又讓他想出一樁。

「那駱恂達已經有個小妾了！」

「你倒是對他調查得很清楚？」封清媛像是在說別人的事情一般，居然還能抿唇一笑。

「那還不是他們成陽侯府動作那麼大，我總得打聽個明白。」封清峻意識到自己私下做的事被發現了，聲音囁嚅著越來越小。

封清媛搖了搖頭，反問道：「就算我嫁了別人，你能保證那人以後不納妾？不過是先有與後有的差別而已。」

封清峻再次無語，姊姊說話非得這麼一針見血嗎？

「我始終是要嫁出去的。」封清媛一句話為此事做了定調。「我們興安伯府已然如此破敗，姊姊我還有個剋親的名聲，現在有個侯府來提親，我就該慶幸了，哪裡還能挑揀。」

「但他們拿那國子監的名額作為聘禮之一，就是算準了姊姊妳會為了我答應，他們必然不懷好意……」封清峻吃不下了，把碗一擱。「姊姊妳別答應，我乖乖回

佘家族學就是。」

「你應該清楚，今日你在佘家族學鬧的那一場，我早就有預感了，為何沒有事先提醒你？」她好整以暇地望著他，「一方面自然是要給你這血氣方剛的少年一個教訓，另一方面，那國子監的名額已經報上去了，佘家族學既容不下你，你也無須容它。」

已經報上去了？那不就代表著……

「姊，妳早就答應成陽侯府的求親了？」封清峻急得跳腳，但下午被佘家的學子踢了一腳，這麼一跳可是痛得他齜牙咧嘴。

「的確答應了。你該知道為什麼我一心要你上進，所以你要記得，以後這興安伯府就要靠你自己撐起來，姊姊再幫不了你多少了。」封清媛說著，幽幽地想起了自家那一場禍事，如浪潮般鋪天蓋地的將興安伯府沖得門庭寥落。

從小，封清媛便是在福窩窩裡長大的女孩兒，父疼母寵，琴棋書畫、中饋女紅無一不精通，長得俊俏，早早就與文大將軍家的長子文璋訂親，據說文家將她的八字拿去批算，大師說她極有旺夫運，還在京中傳為美談。

想想四年前，興安伯府還算是京城裡少數在皇帝面前說得上話的文臣之家，家門興旺，前途光明，封清媛的父親興安伯時任兵部侍郎，卻捲入當年安王叛變之事，被認為是同黨而奪爵抄家，興安伯夫婦也判了斬刑，只餘一雙兒女倖存。

那一陣子對封清媛及封清峻而言，無疑是滅頂之災，親眼見到家中一夕破敗，父母失去生命，剩姊弟兩人孤苦無依，所有親友避而不見，文家第一時間就來退親，他們可謂是走投無路了。

幸而興安伯夫人當年正在準備封清媛的嫁妝，不想與公中搞混，便放到外頭的宅子去，當年姊弟倆便是靠著這筆銀子躲到鄉下去，不至於餓死。

之後因為安王一事涉及一項祕密，朝廷重啟調查，竟意外替興安伯府翻了案。原來當年安王勾結韃子，當時興安伯遠在關外，在與韃子的戰事中擔任監軍，屢出奇策壓制敵軍，可說朝廷在內神通外鬼的情況下還能擋住韃子的攻勢，興安伯功不可沒，斷不可能與安王勾結。

因此興安伯又重新復爵了，可是斯人已去，只能由當年十歲的封清峻襲爵，且由於戰後國庫空虛，抄沒的伯府財產十不存一，也就只歸還了偌大的興安伯府，這對兩個半大孩子來說是一點用都沒有。

現實的一切逼得封清媛在十三歲就扛起了養家的重擔，她用嫁妝裡剩餘的銀錢重新買了幾個小廝、婢女、婆子，同時變賣了伯府裡用不上的傢俱用品，關上不用的院子，換來的銀子全買了土地鋪子，之後佃地租屋，收取賃金租糧過活，才勉強將日子過下去。

封清峻自小便聰穎好學，原本在京城聲名遠播的白鹿書院讀書，因為伯府受災而被退學，之後即使復爵，書院卻也不收了，其他讀書的地方也忌憚興安伯府曾與叛逆相提並論。

為了讓他繼續就學，封清媛找了許多關係，最後佘家的族學才願意勉強收下他，前提是高達別人三倍的束脩。

這幾年的苦，姊弟兩人都撐過去了，但封清媛旺夫的八字被譏諷為剋親，十七歲還嫁不出去，一直到前陣子成陽侯府突然來說親，封清媛還覺得莫名其妙，打聽到成陽侯世子的紈褲性格後，她便也猜想到了幾分，就是找不到人願意嫁，才會算計到她頭上來。

何況聽說成陽侯夫人並不是世子的生母，而是繼母，那麼一切就說得通了，她的八字剋親又如何，反正剋不到成陽侯夫人。

其實她原已做好了孤苦一生的準備，成陽侯府的提親她也打算推了，但侯府提出了讓封清峻入國子監的條件，便由不得她不答應了。

這也算是她最後能為興安伯府做的，畢竟弟弟長大了，她可以替他鋪好前面的一小段路，但後面仍然是要由他自己來走。

「姊……」封清峻的聲音打斷了封清媛的回憶。「成陽侯府那麼複雜的人家，妳去一定會被欺負的！」

她回過神來，深深望著這個面貌清朗的青年，也不知是安慰他還是安慰自己，脫口說道：「我已經做好準備，婚期就定在兩個月後。我擁有那種能力，你應該相信只有我欺負人，沒人能欺負我，說不定這樁婚事我還賺了呢……」

皇宮正陽門外的正西坊，是大興朝裡最多好東西的地方，因為糧食及物資多從南方運到京城，要入宮就得由正陽門出入，使得這一帶各色商店林立，古董、布料、珠寶、脂粉、字畫……全是最時興的樣式、最難得的珍品，還有不少來自異族及海外的稀奇玩意兒，因此往往是京城裡達官貴人淘寶的地方，沒有一點身家的人進了這個坊市也只能望寶興嘆。

封清媛用完早膳，盯著封清峻回房去讀書後，便讓車夫套了車，由內城出了正陽門來到正西坊。

平時她節省慣了，不會來這種銷金之地，只是兩個月後就要嫁人了，她總得置辦一下自己的嫁妝，雖說由新嫁娘自己處理這些有些難堪，但她情況特殊，也顧不得了。

即便年輕沒經驗，府裡至少還有些老婆子可問，況且她幾年前與文大將軍府定過親，當時的嫁妝都列有清單，雖說後來為了姊弟倆的生計變賣出去不少，不過反正兩家人都知道這樁婚事是怎麼湊合的，她再買一點補上，嫁妝抬出門時別太難看就好。

買了幾樣器皿字畫，馬車又來到了布行，封清媛與婢女進去選購了些大紅綢布，那是準備在婚禮時布置伯府用的，雖說現在伯府閒置的院子關了不少，至少正廳在成親那日得看起來像樣些。

來了這麼一個大客戶，店家很殷勤的招待著，還讓店小二替她將布料搬到馬車上。封清媛在後頭慢慢跟上，一邊思索著還有什麼未買，一時倒忘了注意四周，才出了店門，還沒上馬車，就覺得自己讓人撞了一下。

她身邊的婢女低呼了一聲倒下，像是崴了腳，一臉痛苦地扶著腳踝呻吟；封清媛

則是被撞得退了幾步，抬眼望去，那撞到她們的人衣衫襤褸，卻是跑得飛快，一個拐彎就不見人影了。

封清媛心頭一動，摸了摸自己袖裡，果然裝錢的荷包已經不見了，那裡頭可是還有一張銀票和些許碎銀，要用來置辦嫁妝，興安伯府並不富裕，禁不起這點損失。

「有扒手！快抓扒手！」封清媛朝著車夫大聲叫了出來，指向偷兒跑走的方向。婢女倒在地上已經不中用了，她只能自個兒拔腿先追上去，但才追到那偷兒消失的彎角，巷裡卻走出了一個高大的身影，她一個收勢不及，直接撞了上去。那身影很快扶住她，將兩人隔開一點距離，對於這樣的軟玉溫香並不貪戀，不過當他低下頭看清這女子的模樣時，眼眸中不免出現一抹驚艷。

「你……」封清媛知道自己魯莽了，該是要先致歉再去追那偷兒，但她在撞到這男子時，突然全身感到一陣刺痛，然後腦海閃過一個片段，這些異狀令她完全忘了自己接下來要做什麼，只是愣愣的望著他。

「本公子遇過這麼多姑娘，妳還是第一個看我看傻了的。」封清媛那怔然的模樣看得男子發笑，低沉的嗓音穿透了她的心，讓她胸口都有些發癢起來。

被這麼一打趣，她才回過神，反應過來自己該追賊去了，但方才腦中的片段又止住了她的腳步，欲言又止。

那男子似乎感受到她的猶豫，以為她在追賊及道歉中掙扎，便拿出了一樣東西亮在她面前。

「在找這個？」他拿出來的正是她的荷包。封清媛雙眼一亮，連忙接過荷包。「公子捉到那偷兒了嗎？」

「捉到了。」他拍拍掌，一名護衛由巷子裡行出，手裡拖著的就是那垂頭喪氣的偷兒。

封清媛握緊荷包，朝著那公子嫣然一笑。「多謝公子，那偷兒麻煩公子替我送官吧。」

那偷兒是個年輕小夥子，聽到封清媛這麼說立刻嚇得跪了，不住地朝她磕頭，涕泗縱橫地道：「姑娘饒命！公子饒命啊！小的……小的也是逼不得已，家裡老母重病，父親又殘了一隻腿，小的實在養不起家，才會做這偷雞摸狗的行當。」

「小姐美若天仙，心地善良，求妳饒了我一次，別把小的送官，小的以後定然金盆洗手，改邪歸正，在菩薩面前祈求姑娘一生平安……」

那模樣看上去實在可憐，偷東西似乎也事出有因，旁邊有些路人看到了這一幕，不由心生同情。

那公子並沒有回應那偷兒，只是定定的望著封清媛，似是由她做決定。

封清媛幽幽地望了那偷兒一眼，每個人都以為這美麗心善的姑娘必會饒過這小偷，想不到她嘆息一聲之後，依舊是堅定地道：「送官。」

那小偷哭聲戛然而止，差點沒被自己嗆到，敢情他哭嚎了這麼久都是白哭的？旁觀者也因她的強硬議論紛紛，倒是那公子依舊神色自若，朝著自己的護衛淡然一揮手。「送官。」

偷兒哭天喊地起來，一邊嚎著自己身世多麼可憐，一邊又埋怨著封清媛的鐵石心腸，要弄不清前因後果的，一不小心還真會被他糊弄過去，就是四周那些看熱鬧的也有不少將不贊同的眼光投射在封清媛身上。

封清媛卻沒有生氣，而是以眾人都聽得到的音量不疾不徐道：「這偷兒的手法嫻熟，公子雖是將我的荷包取回，但厚度不對，代表裡面的銀票已經不見了，這偷兒只想我放了他，卻隻字未提他拿了我的銀票，此等不誠不信之人，如何可信？」聽她這麼一說，那揪著人的護衛立刻在偷兒身上搜了一遍，最後竟是由偷兒的鞋子裡取出了摺成小股的銀票，四周的人不由嘩然。

「姑娘做得對，這種人就該送官！」

「什麼老母臥病、老父殘腿，說不定都是騙人的！」

受到眾人指責，那偷兒知道自己逃不掉了，竟也牽動了他的兇性，扯破了自己背上被揪住的衣服，猛然往封清媛臉上抓去，若是被他抓中了，即使不會受重傷，那白嫩清麗的臉蛋必也會多出幾道傷痕。

封清媛一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女子，根本無從躲起，就在這驚險瞬間，她被人拉了一把，倒進了一個溫暖的懷抱，眼角餘光看到那偷兒飛了出去，還在路上滾了好幾圈，掙扎著爬都爬不起來。

這下引起了公憤，周圍群眾大罵起來，護衛提著人送官時，後面還跟著一串看熱鬧的，沿途罵罵咧咧不休。

封清媛還在男子懷中驚魂未定，他大手輕拍了她的背，又是用那很能撩動她心扉的嗓音輕聲說道：「沒事了。」

因他的安撫，她緊張害怕的情緒終是緩和下來，但下一瞬立即轉為羞澀，畢竟大街上摟摟抱抱成何體統？

她連忙退開一步，紅著臉道：「謝，謝謝公子相助，我……」

男子搖了搖頭，示意她無須再說，如果一開始替她抓賊是順手幫忙，那麼後來救她順帶抱了一把那就是有意為之了，明明他有更好的方法，他卻本能的想納她入懷，這其實是很輕浮的，所以他擔不起她這聲謝。

他用手指拎起那張銀票，欲遞還給她，卻見她面有難色，並未伸手去接。

男子一下子懂了，方才這銀票藏在偷兒腳底，她這是嫌棄呢！

低沉的笑聲又響了起來，封清媛如何不知道他又在揶揄她，不由羞惱地白了他一眼，打從見到他那一刻開始，她一輩子的臉大概都丟光了。

饒是封清媛一向端莊，這麼一眼看過去卻充滿著嫵媚的風情，令那男子心頭一蕩，眸光都忍不住深了一些，可如果他方才沒看錯，她買了許多紅布，應是要出嫁了。

男子說不上來自己心中那點沒來由的失落是什麼，只是由懷裡取出另一張同額銀票交給她，接著轉頭就走。

他自詡萬花叢中過，片葉不沾身，這女子只見過一面就能牽動他這麼多心緒，對他來說可不是件好事。

封清媛從背後喚住他。「公子且慢。」

男子停下腳步，卻沒有回頭，只是饒有興致地打趣道：「在下只是路見不平，無須以身相許。」

他若是回頭，定然能看到封清媛臉蛋乍紅的驚人麗色，那可就真的走不了了。

「我只是要提醒公子別去青樓了，若一定要尋歡作樂最好換個地方，否則只怕是橫禍而不是艷福。這是我對公子的一番勸告，權當報答公子相助。」強自鎮定地說完，她福了福身便離開。

封清媛自幼便有種奇怪的能力，若是至親在短期內即將遇上災禍，她便能藉由觸碰對方預知到災禍發生的零碎片段，這期間可能是一天之內，也可能是一月之後，總之不會超過三個月，這是她由小到大經驗的累積。

而親人遇上的災禍也會反應一小部分在她身上，也就是說親人受的傷越重，她便疼得越厲害，比如日前封清峻在佘家族學被打，她便預知到了，他臉上中的那一拳，也讓她在預知時眼角抽痛了一下。

這種能力封家的人都知道，都替她瞞得嚴嚴實實，就怕有人因此覬覦她。

當年興安伯出事時人在塞北，因為鞭長莫及，她無法觸碰到父親，自然救不了他，也一直讓她引以為憾。

今日碰到這老愛拿她取樂的男子，封清媛意外預知到了他在火場中被燒傷的畫面，所以她也全身跟著痛了一下，腦海中的背景全是打扮艷麗的姑娘，她猜測該是某個青樓妓館，所以才忍不住出言相勸。

可是為什麼這種只會出現在親人身上的能力，會出現在這男子身上，亦是令她百思不解。

那男子聞言心頭一驚，不解為何這女子會知道他的去向，猛地回頭一看，封清媛卻已經上了馬車，似乎不欲再與他交談。

也是，知道他要青樓，或許嫌他浪蕩，豈會再多留片刻？何況就算他問她為何有此一說，她也未必會告訴也。

抱著滿心的疑惑，男子原該前去城南萬花樓，最終卻是轉往城西而去。

迎客樓位於城西，是京裡最華麗的酒樓，樓高三層，除了一樓是一般百姓也能進來用餐的食堂，二、三層都是只開放給官員權貴的包間。

成陽侯世子駱恂達與三皇子朱兆豐，便相約在三樓景觀最好的一間包廂之中，由敞開的窗外看去，半片京城一覽無疑，隱約還能瞧見皇宮一角的琉璃瓦屋頂。

「還以為你小子想那萬花樓的憐花姑娘想得緊，今天居然當起正人君子，約本皇子到酒樓來了？」

朱兆豐與駱恂達從小便一起玩鬧，長大後交情自是不凡。雖說現在大興朝未立太子，朱兆豐該是謹言慎行的時候，卻也沒有阻了他與京城浪蕩子駱恂達的情誼。原本兩人約在萬花樓祕談，朱兆豐欲低調前往，但半路接到駱恂達的護衛傳來消息，臨時改在迎客樓，他便無須那般躲躲藏藏，索性讓大皇子及二皇子知道他愛與京城紈褲混在一起，也能打消一點對他的戒心。

不過依駱恂達的性格，萬花樓必是發生了什麼事，才會令他改道。

那裡其實是朱兆豐的產業，憐花也是一枚暗樁，兩人在萬花樓說話無須顧忌太多，臨時換了地方，雖是包間，畢竟不那麼安全。

出口詢問後，駱恂達表情很是奇怪，將今日幫助一位遭了扒手的美貌姑娘一事坦然相告，「……便是她告訴我，去青樓是橫禍不是艷福，讓我換個地方。可是我並沒有告訴她我的目的地，她如何得知我會去青樓？又為什麼阻止我去？」

「這倒是詭異。」朱兆豐也想不透，不過他倒是從這段敘述裡聽到了一點有趣的地方。「該不會是人家姑娘美貌，說什麼你就聽話了？」

駱恂達不否認，他對那落落大方的姑娘很有好感，「我幫了她，她總不會想害我。」

「可惜宣暢你要成親了，要不多認識一下那美貌姑娘也好。」宣暢是駱恂達的字。朱兆豐說著，順勢轉移了話題，「成陽侯爺夫人替你定下興安伯府的大小姐，那可是傳言說會剋親之人，你撐得住？」

成陽侯夫人柳氏是駱恂達的繼母，由於她自己也生了一子駱寶福，便看駱恂達萬般不順眼，像是他占了自己兒子的世子之位似的。

天知道駱恂達是長子，依律在十歲便可受封世子之位，可不是他去硬搶來的。

「柳氏作妖也就罷了，這門親事我爹竟也應下了，我想要拒絕都無法。」說到這個駱恂達就無奈。

朱兆豐挑了挑眉。「聽聞興安伯生前是個忠臣，脾氣耿直不阿，或許成陽侯欣賞他的性格，見興安伯府落難也想要幫扶他的子女一把，才會答應這樁婚事吧？」

「我可不覺得興安伯好，他的子女就一定好，會答應與我這種紈褲子弟結親的女子，約莫也不是什麼好東西。總之在成親之前，我會送她一份大禮，就看她收下之後會不會後悔來攀這門親事了。」駱恂達大手一攤往椅背上靠，一派慵懶之態。這回算是被柳氏算計了，但他可不是挨了悶棍不會反擊的那種人。

他不由想到今日遇見的那名女子，若是未來的妻子如她一般明媚大方，聰明伶俐，那該有多好？

依柳氏的性子，興安伯府那女子肯定是畏畏縮縮、缺乏主見，一入侯府便唯柳氏馬首是瞻，駱恂達不由興致索然。

「那咱們就拭目以待了。」朱兆豐淡淡一笑，執起酒杯喝了一口，「你放心，就算成了親，你也不會待在京城太久，如果那興安伯府的大小姐真是有所圖謀，你有的是機會拋下她。」

駱恂達一聽就懂，又直起身子饒有興致地問道：「萬歲確定要立太子了？」

朱兆豐遲疑了一下，「應該只是動了心思。父皇只有三個皇子，也都在六部歷練過，這陣子他會分別將我們三個人派出去辦事，現在朝中每個人都猜測差事辦得漂不漂亮，很可能就是父皇立儲的重要依據之一。」

駱恂達思索片刻，一針見血地分析道：「大皇子看似誠懇忠厚，實則魯莽暴烈；二皇子行事穩重卻陰沉自私，至於三皇子你表現在外的形象則是浮華貪逸。表面看上去你最吃虧，但其實萬歲對你們三位皇子知根知底，不會被外頭的形象所惑，若真要以辦事能力為立儲依據，那麼你機會最大。」

朱兆豐並沒有否認他的說法，當今皇后無子，太子之位可說人人有機會，大皇子生母雖只是個嬪，但有長子的優勢；二皇子生母為貴妃，最是勢大。

反觀三皇子母妃已逝，雖然養在皇后膝下，但勢力仍是最弱，只能讓自己看來無害，才能在夾縫中求生存，如今皇帝動了立儲的心思，他便不能再藏著掖著，該有的手段都得使出來了。

「我的兩位皇兄在父皇分派差事時，必然會想方設法將我送得遠遠的，屆時需要你相助，你便可以拋下那興安伯府的大小姐出京了。」朱兆豐又將話題繞了回來。駱恂達惡狠狠的喝了杯酒，算是發洩一下心中的鬱氣，無言之中兩人視線同時往窗外看去，卻意外看到京城遠處飄起陣陣黑煙，似是哪裡失火了。

朱兆豐一個彈指喚來暗衛，指向窗外的異狀。「去打聽看看怎麼回事。」

暗衛得令去了。

駱恂達眯眼看向那個黑煙竄起之處，那裡應是城南，多是青樓楚館、賭場酒樓群聚之處，猛地想起先前相助那名美貌女子對他的勸告。

暗衛很快回來了，回稟道：「殿下，是城南的萬花樓起火了。」

「萬花樓起火了？沒人知道那裡是本皇子的產業，要說是衝著本皇子來不太可能，應該只是意外……」朱兆豐心中一沉，突然想到了什麼，雙眼微眯望向了駱恂達。「你相助的那名女子，是不是叫你別去青樓？」

駱恂達沉著臉點頭，卻本能的不願相信那名姑娘與此事有什麼關聯。

朱兆豐問道：「你可知她是誰？」

「不知。」駱恂達由袖中取出一個荷包，荷包裡有張銀票，想到這銀票為何而來，就連他也忍不住露出一臉嫌棄樣，完全不想用手去碰。「但我有辦法找到她。」

「小姐，門口來了位婦人求見，說是成陽侯府派來的教習嬪嬪，姓李，要一直待在我們伯府直到小姐出嫁。」門房前來向封清媛稟報。

封清媛只納悶了片刻，僕命人將其迎入。

如果對方是成陽侯夫人柳氏派來的，她姑且可猜測是未來婆婆的下馬威，畢竟她也聽聞成陽侯夫人與世子關係很不好，想拿捏她這個未來的世子夫人理所應當。若這位李嬪嬪不是柳氏派來的，而是成陽侯甚至是世子，那她入府後的情況可能會比她想像的更嚴峻，因為顯然未來的公公或丈夫在她還沒入門時就已經瞧不起她了！

不過無論對方來意為何，她以禮相待總不會錯。

封清媛沉住氣，直至門房將李嬪嬪帶到她面前。

李嬪嬪年約四十許，外貌嚴肅，頭髮梳得一絲不苟，眼角及唇邊的些微細紋，說明了此人應該時常抵唇眯眼，那可不是什麼友善的表情。

在封清媛暗中觀察著李嬪嬪時，李嬪嬪也正打量著她。此女面容姣好，體態優雅，光站在那兒卻顯得落落大方，背直肩挺，沒有一絲示怯，同時展露了美好的腰線，就她的標準，至少這站姿是合格了。

「清媛見過嬤嬤。」封清媛福了福身。「不知嬤嬤今日會來，未能親迎，是清媛之過，望嬤嬤恕宥。」

李嬤嬤本能的抵了抵唇，這還真是一句話就堵得自己啞口無言。

她原想一來便施個下馬威，說自己是來教授禮儀的，代表成陽侯府看不上封清媛這落難小姐的家教，然而封清媛這個開場白卻暗示了李嬤嬤不請自來，讓她毫無準備，這可算是無禮之事，有此在前，她怎麼好說自己是來教授禮儀的？

於是李嬤嬤只能僵硬地道：「世子讓老奴來，是怕姑娘對於成陽侯府不了解，伯府有些規矩或與侯府不同，怕姑娘進了門後無所適從，姑娘若有疑慮之處，盡可詢問。」

是駱恂達派來的啊……封清媛在心中苦笑，她那傻弟弟還嫌駱恂達紈褲，結果人家壓根看不上她。

不過表面上，封清媛仍是禮儀周到地回道：「那便太好了，清媛閱歷尚淺，獨自一人操辦婚事，當真是暈頭轉向不知所措，嬤嬤願意前來照看，清媛感激不盡。」封清媛說話滴水不漏，李嬤嬤心裡其實是讚許的，不過她今日可是奉命找碴，對方表現得太過完美，反而讓她沒有切入之處，於是那一向直視前方的眼光難得地在封清媛身上一轉。

「臨近親事，姑娘一身倒是素淨。」

李嬤嬤的言下之意便是：都快成親了，好歹穿得喜慶些，妳這身打扮也太寒酸。封清媛像是沒聽懂似的，盈盈笑道：「伯府景況只怕嬤嬤不知，讓清媛帶嬤嬤逛一圈，嬤嬤便能明白。」

她比了個請的手勢，帶著李嬤嬤開始逛起興安伯府。

李嬤嬤跟在她身後，忍不住端詳著她走路的姿態，那是一種渾然天成的優雅，身形端方，下巴微抬，行走間裙裾不動，要換個人該是僵硬做作，偏偏她就走得搖曳生姿，光是這一點，沒有經過良好教養及長久練習是不可能辦到的。

李嬤嬤在心中微微點頭，儀態這一樣，這姑娘沒什麼好挑剔的。

興安伯府是個帶西跨院的五進院子，方才李嬤嬤由門房領著到正廳，經過黑漆錫環的金柱大門、影壁、前院與垂花門時，都不覺得有什麼特別，但封清媛帶著她繼續往後面幾進院子走，就能看出一些蹊蹺了。

正院雖非雕梁畫棟，卻也質樸大氣，種著松柏等常青樹，花卻沒看到幾株，李嬤嬤猜測或許興安伯是個古板之人。

正院後便是正廳，廳堂五間七架，屋頂單簷綠色板瓦清水脊，毫無逾矩之處，但跨出正院後，李嬤嬤雙眼一瞪，差點以為自己看錯了。

因為從正院之後，所有的院子都落了鎖，而且由一扇未關的窗看進去，屋子裡空盪盪的，什麼都沒有。

終於，她停下腳步，忍不住問道：「伯府的後院全關了是為什麼？」

封清媛坦然道：「嬤嬤來自成陽侯府，該知道興安伯府曾被奪爵抄家，後來雖然復爵，但抄沒的家產並未歸還，所以伯府很窮，不僅花栽不起，僅能種樹，也養不起太多人，開不起太多院子，只得關閉一半的屋子。」

「既然財產未還，怎麼沒有人去向朝廷要呢？」李嬾嬾很不解。

說到這點，封清媛不由苦笑。「父親寒門出身，高堂都已過世，父族算是沒有親戚了。至於清媛的母親則是出身晉商，雖有隔房親戚當官，卻只是個五品老翰林，聽到興安伯府與安王謀逆有關，早就嚇得斷親，更別提替我們出頭了。」

「當年伯府的主子只剩我與弟弟兩人，我十三歲，弟弟更是只有十歲，走投無路之下，我便做主將府裡值錢的傢俱賣了，換成鋪面土地，至少有持續的進項。在那樣的情況下，活著比什麼都重要，幸好我們姊弟不僅活了下來，而且沒有求任何人，未辱沒了興安伯的名號。」

封清媛沒有任何隱瞞，興安伯府就是窮，就是破落，可是她活得有尊嚴，面對誰都不會矮了一頭，即使是成陽侯府亦然。

李嬾嬾該要鄙夷這一切的，但聽了封清媛的話，她發現自己不敢有一絲絲瞧不起這女娃的心情，人家在那樣極端艱苦的情形之下，猶自強韌地活了下來，且不依靠他人，要換了其他閨閣女子，有多少能辦得到？

其實這興安伯府的大小姐很有手段啊！

面對來自未來夫家的挑釁，幾句話就把自己立住了，李嬾嬾甚至覺得，自己才是勢弱的那個人。

封清媛卻像沒有察覺任何異狀，轉頭又帶李嬾嬾來到西跨院。

一般公侯之家的跨院會有個大花園，裡頭假山流水、名花垂柳應有盡有，但興安伯府這個偌大的花園卻讓李嬾嬾誤以為自己來到了鄉間，因為該種花的地方居然種滿了菜，還有一小片麥田，而該是充滿荷花的小池竟成了田地的儲水窪，這一切突破她想像的畫面，在在令她瞠目結舌。

「這……姑娘可是在院裡種田？」李嬾嬾這會兒真的有點不滿意了。

這是一個千金大小姐該做的事嗎？

封清媛點了點頭，開始介紹起菜地上種了什麼，麥子如何如何，末了才說道：「這土地裡的每一顆菜、每一粒麥，都是我與弟弟親手鬆土栽種、澆水施肥，瞧它們長得茂盛，可是很有成就感的一件事。」

「伯府雖窮，卻也不缺這點菜吧？」李嬾嬾不好直接說她粗俗，只是肅著臉，換了個方式質疑她。

「這片菜田倒是為了弟弟而開。原本舍弟可以進國子監，但興安伯府不僅家產被抄沒，恩蔭也收回了，所以若要出仕，舍弟只能走科考一路，未來要做官的人，豈能四體不勤五穀不分？我讓舍弟親自務農便是基於此，只有真正辛苦過，才能體會百姓之苦。」封清媛說得雲淡風輕，但這番話的意義卻極為深重。

李嬾嬾完完全全震驚了，她知道的家子弟就沒有一人真正摸過泥土的，甚至有些嬌養長大，衣袖髒了一角都要呼天搶地，可是這樣養出來的孩子往往不知人間疾苦，要不羸弱不堪，要不驕縱任性。

而真正懂事或身負重任的那一群青年，都是家族特地培養，其中不無故意令其吃苦……比如成陽侯世子駱恂達，外人見他尋花問柳、放蕩不羈，殊不知他小時候可也是又打又摔長大的。

封清媛一個年紀輕輕的女孩兒，居然懂得這些道理，用來教養她的弟弟，未來她若生下成陽侯府的後代，該是不怕被教歪了。

至此，李嬾嬾對於封清媛的輕視已完全收了起來，也終於明白自己一開始質疑封清媛的穿著看上去寒酸，事實上蘊含著多麼深遠的意義。

「嬾嬾方才嫌清媛衣著太過素淨，除了伯府的情況不允許清媛奢侈，另一方面也是在為父母守孝。依例至親過世孝期該是三年，三年來我習慣了這些清淡樸素的顏色及打扮，甚至衣服都是自己縫的，一時之間改不過來，李嬾嬾來正好提醒了清媛不能再這樣下去，清媛在此謝過。」

說完，她福了福身，動作標準又自然，引來李嬾嬾心中一嘆，這禮儀真是沒得挑了。

不過她方才提到這衣服是她自己縫的，李嬾嬾不由多看了一眼，這一看才發現她的女紅針腳細密整齊，衣襖上繡了黃色的臘梅，形態逼真，維妙維肖，走的是湘繡的路子。

「妳這繡花針法不錯，師承何人？」李嬾嬾指著她的袖子問道。

「是長沙的李仙蓮大家。」封清媛目光變得有些幽遠，像在懷念幼時仍有父母疼愛的那時候。「幼時清媛好動，不耐久坐，母親原想讓我學蘇繡，但蘇繡細緻，清媛拿不住絲線，老是弄破繡繡。不意一次見到了李大家繡的一面猛虎插屏，清媛嚇得以為是真的老虎，還被母親取笑，從此才定下心好好學習湘繡。」

「是了，那麼妳出嫁時的喜帳、床套、枕套等等，應當沒問題了？」李嬾嬾刻意這麼問，心裡卻是覺得即便她繡工再出色，這麼短的時間也繡不了這麼多東西，若是她拿丫鬟繡的來充數，總該讓人有機會挑毛病了。

封清媛不疾不徐地回道：「清媛早就繡好了……其實清媛曾定過親，那些東西早就準備好了，只是後來被退親，便一直存放至今。」

李嬾嬾這才想起來有這麼一回事，世子派她前來，自然將封清媛的背景調查得一清二楚，這倒是一個很令人詭病之處。「這樣的東西怎麼還拿來用？別人知道了會怎麼議論？」

「嬾嬾，被退親是因為當年清媛的父親無辜被冤，後來皇上也還了我興安伯府清白，既然我們沒有錯，為什麼那些東西不能再用？會批評議論此事的人才是真的盲目。何況那些織品有著母親祝福清媛的殷切心意，與倉促做出來敷衍的東西大為不同。」在這件事上，封清媛很堅持。「或許被退親於名聲有損，不過清媛自認無愧於心，不會用別人的過錯來懲罰自己。」

李嬾嬾覺得自己再次被說服，被她這麼一說，自己再繼續批評她被退親反倒成了盲目之人。

能夠擁有這般心氣的女子，哪裡是她一個奴才可以欺負得了的？尤其她以一己之力撐起了破落的興安伯府，懂得教小輩，受過良好教養，氣度儀態不凡，女紅又出眾，這般無懈可擊的女子，世子真是給她找了個難題啊！

原本存著幾分輕視而來的李嬾嬾，這會兒倒是真心想留下了。

夫人一心想替世子找個上不了檯面的妻子，讓他丟臉的同時也好拿捏世子的後

院，不過這個封清媛……只怕會給夫人和世子很大的驚喜。

第二章 侯府日子不好過

很快便到了兩個月後的大喜之日，這兩個月裡，李嬪嬪對封清媛當真是完全改觀。封清媛極為聰穎又識大體，學東西快，遇事榮辱不驚，教養弟弟也是有板有眼，她就沒遇過這麼好的女娃兒，真真當得起「秀外慧中」四個字。

如今她幾乎是將封清媛視為自己的女兒，將一身所學傾囊相授，順帶告訴她許多成陽侯府的陰私之事，免得她以後嫁進去吃了虧。

比如說，成陽侯駱武長駐塞北，府裡是由繼室柳氏把持，柳氏因為自己也生了個兒子駱寶福，如今正在國子監讀書，與駱恂達頗不對盤，總覺得駱恂達占了駱寶福的世子之位。

因此她明著雖然維持禮數，但私底下無不構陷謀害，就連興安伯府這樁婚事也是柳氏故意噁心他的。

封清媛揆了個剋親的名聲，這就夠駱恂達被嘲笑好一陣子了，加上興安伯府又這般弱勢，完全無法成為駱恂達的助力，柳氏隨手便能拿捏住封清媛，控制住了駱恂達的後院，他還能翻起什麼浪？

為了這個目的，柳氏早在駱恂達成親前就替他先納了一名妾室，是她的姪女兒，如今柳氏把持侯府，小柳氏則是主持著世子院落的中饋，姑姪倆一搭一唱，侯府後院幾乎成了一言堂，這樣的背景下，誰嫁進去誰倒楣。

不過封清媛早有了心理準備，聽到李嬪嬪形容這一切時，依然平心靜氣。

她既應了這樁婚事，就沒有逃避的道理，當年興安伯府經歷那麼大的禍事她都撐了下來，沒道理在成陽侯府會活不下去，為了弟弟的前途，再怎麼樣都要咬牙忍下。

她這般不驚不乍，更是讓李嬪嬪心疼，所以在婚禮的安排上替她打點好了方方面面，讓封清媛很是感激。

封清媛的大喜之日在秋天，正是桂樹飄香的季節，她寅時便被人喚起，不意見到窗外夜風吹過時桂花飄落，點點瑩白，讓腦袋混沌的她一時之間弄不清自己是否身在夢裡。

被下人送到浴間清洗乾淨，全身還抹上了帶著花香的油膏，不知道李嬪嬪是從哪裡弄來的，封清媛覺得自己肌膚都白嫩了一些，輕輕一招就會留下粉紅色的印子。她不由嘆息了一聲，再好的顏色一入侯府大門就會操心到滿臉憔悴，亦是浪費。

之後便是開臉及上頭，開臉由李嬪嬪親自操刀，動作很輕很細，但那陣陣的刺痛仍讓封清媛不時的眯眼皺眉。

「忍忍，一輩子就這麼一回，要做個最美的新嫁娘！」李嬪嬪放下絞面的線，待她臉上的紅稍微褪了些，才又繼續手上動作。

封清媛沉默了半晌，訕然回道：「嬪嬪別哄我了，世子風流之名如雷貫耳，京城無人不知，見慣了絕色，哪裡還看得上我。」

「妳不一樣，妳好的不只是容色，世子要是看不上妳，有得他後悔。」李嬪嬪終

於完成了開臉，正在替她擦去臉上的白粉。「其實妳誤會世子多矣，他雖風流卻不下流，即使出入青樓酒館，也很清楚分際在哪裡。比如他院子裡的那位柳姨娘，姿色也算上佳，但世子可是一步也沒進過她房裡。」

封清媛有些訝異，不過想想也就明白。「那柳姨娘是侯爺夫人的人，世子自然提防。」

李嬾嬾聞言輕笑了起來。「如果世子想要，片刻就能讓柳姨娘變節成他的人，是他不願罷了。那柳姨娘長得雖美，卻是小家子氣，善妒又愛裝柔弱，那股做作勁兒都不知是跟誰學的。」

話說到這裡，李嬾嬾覺得自己這話說得不好，又連忙圓道：「世子刻意讓老奴來幫妳，想必對妳與對柳姨娘不同，當初柳姨娘入門時，世子可是直接將人扔著就不管了。」

這番安慰之語很是熨貼，但封清媛知道李嬾嬾雖疼愛自己，心畢竟還是向著駱恂達的，所以也沒有盡信。婚後她不求夫妻恩愛，只要能相敬如賓她就感激不盡了。此時成陽侯府請的全福人來了，是太常寺少卿家的大媳婦，父母公婆俱在，夫妻恩愛，子女雙全，她替封清媛梳頭化妝，一邊梳一邊說著吉祥話，妝容完成後，也忍不住讚了一聲新娘子過人的麗色。

穿上了正紅對襟大袖衫和霞帔的喜服，戴上鳳冠，待全福人替她蒙上蓋頭，外頭炮竹聲響，鼓樂齊鳴，原來是樂官在作樂催妝，封清媛此時才真有點自己要成親了的覺悟，心裡開始緊張起來。

雖是看不見她的表情，但李嬾嬾等人都是過來人，這種情況下新娘子還能按捺住，已經算是鎮定了，誰出嫁時到了這節骨眼心裡不是七上八下的呢？

好一陣吵鬧之後，新郎官應該已做完攔門詩了，此時司儀大聲請新人出門兒上花轎，李嬾嬾扶著封清媛起身，好半晌才說了一句，「走吧。」

這會兒她是真有些送女兒出嫁的傷感了，想著自己要親手將封清媛推入成陽侯府那是非之地，竟是起了不忍之心。

封清媛乖乖地出了房門，由封清峻親自攆著她到喜轎上，先時她還有些擔心弟弟不知攆不攆得動她，但當封清峻穩當地踏出腳步時，封清媛終於明白她親手教養的男孩長大了，鼻頭也忍不住酸澀起來。

「姊姊，回頭若那成陽侯府的人欺負妳了，妳告訴我，我定然替妳出氣。」封清峻有些孩子氣地道。

「說什麼呢？」她忍住想哭的衝動，「你還不相信姊姊的手段？只有我欺負人，誰欺負得了我？」

封清峻卻聽出她語氣裡那絲哽咽，有些著急地問道：「姊姊，妳哭了？」

封清媛癢了癢嘴，卻不敢回，怕他聽出了什麼，眼淚卻是滴在他的肩膀上，將靛青色的布料都染成了藏青色。

「從小就是姊姊護著我，在我打架時替我擦藥，在我闖禍時替我圓事，在我飢餓時為我作飯，在我夢魘時哄我入睡……姊姊，我當真捨不得妳……」說著說著，封清峻自己都鼻酸了。「但是妳放心，我一定會好好撐著興安伯府，不會辱沒了

爹的名聲，以後換我護著姊姊，無論姊姊嫁到侯府如何，伯府都是妳的後盾！」
「傻瓜。」封清媛刻意打趣，化解了些許離別感傷。「我相信你。」
姊弟倆不再說話，一切盡在不言中，直到封清峻將封清媛送上了花轎，封清媛感受到有隻大手輕輕的扶了她一下，她知道那是駱恂達。
以後，就是這隻手要牽著她走向未來，但那是她可以期待的未來嗎？

花轎迎回成陽侯府，先是一連串射轎頭、踢轎簾的儀式，駱恂達做起來毫不猶豫，動作乾淨俐落，封清媛在轎內思忖著這男人究竟是有多麼想給她下馬威，便見喜娘探了進來，將她扶出花轎。

接著是拜堂，先拜天地，然後是高堂，三是夫妻交拜，待進了位於凌煙閣的新房便要齊齊坐在喜床上撒帳。

一般是男左女右，新郎的右襠壓在新娘的左襠上，代表壓新娘子一頭，想不到這駱大世子直接一屁股坐在了封清媛的衣襠上，令她一陣氣，不動聲色的將衣襠拉了回來。

駱恂達這才第一次正眼看向他的新婚妻子，雖蓋著蓋頭看不出面貌，卻也能察覺她並不若他所想是個沒脾氣的小女人。

接著喜娘將紅棗、桂圓、花生、栗子等帶有美好寓意的果子撒在新人身上，口吐一連串順溜的吉祥話，雖然文謔謔的卻帶了點腥膻，聽得封清媛很不對勁，俏臉微紅，幸虧沒人看得到。

才這麼想著，蓋頭突然被人掀起，她本能的一抬頭，便望入一雙深邃冰冷的眼眸之中。

竟然是他！封清媛心頭一跳，眼中出現一絲驚喜，第一次覺得這樁婚事似乎並不是那麼令人難受。

然而駱恂達的表情就精采了，他早已拿了銀票去查那日勸他遠離青樓的女子究竟是誰，最後查到了銀票來源似乎與興安伯府有關，他便沒有再查下去。

他也說不上自己的矛盾心態，他希望自己未來的妻子便是那日在正西坊巧遇的女子，同時又不希望自己未來的妻子是她，因為那代表著當日的邂逅很可能是一場騙局，她的勸告背後很可能有其他圖謀，雖然他還想不到那會是什麼。

如今蓋頭揭開了真相，他鬆了一口氣之後，又見她裝得一副才認出他的樣子，馬上又被激起一股怒火。

「出去！」他冷冷地道。

封清媛心中一跳，還以為說的是她，成親第一天就要被趕出門，那該是多麼不堪？一旁的喜娘極為機靈，聽到這句話直覺認為新郎的情緒不對，便告了罪很快避開，獨留新婚夫妻兩人在房內。

駱恂達這才冷漠地望向了封清媛。「妳演夠了嗎？妳不是早知道我是誰，何需裝得像是第一次見到我？」

封清媛聽他這開場白，心就先涼了一半，無奈地道：「我的確不是第一次見到你，

但我真不知道你是成陽侯世子。」

駱恂達冷笑道：「妳這話騙得了別人，騙不了我。會有這麼巧，在成親前讓我遇到妳，幫妳抓賊，還有萬花樓那件事，要說不是妳設計的，誰會相信？」

「並非是我請你幫我抓賊，而是你主動出手，若你堅持是我設計你，我要如何確信你一定會出手相助？」她犀利地反問。

駱恂達窒了一下，很快又反應過來。「即便我不幫妳，妳也有其他方法吸引我的注意。只是我不明白，妳後來叫我別去青樓，是妳良心發現臨時收手不願算計我，還是想用那種怪力亂神的方法博取我的好感？」

封清媛幽幽地望著他，這下換她無法回答他的問題了。難道她能說，她預知到他有危險，因為他幫了她，所以她才好心的加以回報，並沒有摻雜任何的心機？他會相信才有鬼了。

「我只能說，我沒有算計你，一切都是巧合。」這已經是她所能說出最真實的實話了，雖然聽起來蒼白得很。

果然，駱恂達臉色變得更黑。「妳真的很行，成親前設計了這麼一齣，想讓我對妳有好印象，之後要得到我的信任就容易了。方才李嬪嬪說了一連串妳的好話，連我養在身邊多年的老奴都能讓妳籠絡了去，足見妳的心機手段，對妳這樣城府深沉的女子，我駱恂達敬謝不敏。」

他承認，若沒有那些心計，他是喜歡她的，可以說期望有多大，失望就有多深。

「妳雖嫁給了我，卻也別妄想我會給妳什麼世子夫人的體面，我不會信任柳氏安排的任何人！」

說完，他轉身拂袖而去，門還摔得特別大力，像是在證明他的怒氣。

「我壓根本不認識柳氏……」在封清媛說出這句話後，駱恂達早就走得不見人影，也不知道他聽見了沒有。

不過就算聽見了，估計他也不會信，成見已深，她怎麼解釋都是枉然。

她慢慢取下沉重的鳳冠，只覺心中百味雜陳，發現新婚丈夫是那日助她的男子，她是有些欣喜的，但他的態度澆滅了她的喜悅。

她有些埋怨他的無情，不由有些賭氣地想，橫豎她對這樁婚事本就沒有期待，也不想與一個只見過兩面的男子圓房，他要誤會就隨他去，她還落得清閒。

不過這時候她也終於明白，為什麼兩人初見那時，她能預知駱恂達的危險，當時婚約已定，她註定要嫁給他，不就是親人了嗎？

可惜這個親人現在對她是深惡痛絕，不知道她以後若又預知到他的危險，他還會不會聽她的話。

坐在喜床上胡思亂想了一陣子，她又餓又渴，厚重的妝容與衣服壓得她喘不過氣，她索性不再想，叫喚了半天，卻連個服侍的人都沒有。

果然這成陽侯府不是個好相與之地啊！

幸虧她也並非是遇事就哭哭啼啼的弱女子，自己照顧自己也習慣了，今日可是洞房花燭夜，清洗用的水備著，新人的合巹酒和喜果都還在，她胡亂吃了一些，然後去浴間內洗浴一番，弄得清清爽爽後，整理一下喜床便躺了上去。

得養足精神才行，因為明日的新人敬茶還是另一場硬仗。

洞房花燭夜的隔日，封清媛在卯時初便醒來，身邊冰冷的床鋪說明了駱恂達果然沒有回房。

剛起身的她腦袋尚不清楚，呆呆地看著空了一半的床，好半晌才吐出了口氣，泰然自若地下床。

她試著叫喚婢女，仍是一聲回應都沒有，連她自己的陪嫁丫鬟、駱恂達派給她的李嬾嬾都不知被弄到哪裡去了，她只能苦笑著到院後打水梳洗，換上一襲大紅鏤金牡丹雲緞裙，再給自己梳了個隨雲髻，插上了梅花金步搖，稍微抵了點胭脂，難得盛裝打扮的她，稍微一妝點便出挑得很。

可惜這院子裡只有她自己，無人欣賞。

打點好一身，因為沒有服侍的人，自然也沒有早膳，她沉住氣走出了凌煙閣，隨便攔了個下人問明正堂所在，今日是新婦敬茶，即便駱恂達不願配合，她也得完成這個儀式。

成陽侯府極大，是帶左右跨院的五進大院子，後面還有一個練武場，要逛完整座侯府，只怕一整天都不夠，幸好駱恂達所住的凌煙閣離正堂並不遠，封清媛走了快兩刻鐘，遠遠的聽到人聲，就確定自己找到地方了。

正堂堂門大開，可以看到裡頭有著人影，封清媛慶幸自己一早便起，連早膳都沒問就急忙趕來，否則光是她一個人來還遲到，日後肯定會成為眾人話柄。

由此可見，那柳氏絕非善類，否則哪個婆婆會一大早天光都尚未大亮時，就等著新婦敬茶，這不是企圖找著理由想刁難人嗎？

當封清媛進入正堂時，原本鬧哄哄的一群人突然安靜下來，每個人以各種表情打量著她，唯獨缺了善意。

封清媛極力令自己冷靜，在眾目睽睽之下走到了堂前，正位上坐著一位美貌貴婦，顯然便是成陽侯夫人柳氏，一旁空著的位子原該是成陽侯駱武，只是他帶兵駐守塞北，未有旨意不得回京。

「唉呀！這個一定是世子的新婦了，長得什麼樣兒我們可得好好看看。」其中一人聲音尖銳地響起，那是一個馬臉婦人，雖是面帶笑容像在開玩笑，但口中的譏諷意味濃厚。「怎麼就一個人來了？世子人呢？」

「妾身不知。」封清媛平靜地道。

柳氏聞言皺眉。「豈會不知？世子昨天可是和妳入的洞房。」

「昨夜世子在掀了蓋頭後便逕自離去，妾身至今未見他，早上怕誤了敬茶的時辰，才獨自前來。」封清媛仍然不疾不徐地解釋著，將四周或是刻薄或是嘲笑的打量置若罔聞。

那馬臉婦人又尖聲道：「唉呀！該不會是世子嫌棄新婦了吧？怎麼連自己的男人都管不好，嘖嘖嘖，這以後可怎麼辦才好，在侯府怕立不住腳啊……」

「行了！」柳氏淡淡地打斷她，正色朝著封清媛道：「那是妳表孀，雖然說的話

不中聽，卻是事實。妳方入門便不得世子喜歡，身為妳的婆婆我會好好教妳，妳在府裡行事有度不逾矩，自然別人就會尊重妳，也才拴得住世子的心，明白嗎？」這番話說白了，便是妳這新婦就是要聽婆婆的話，在侯府才能混得下去。

封清媛哪裡聽不出來，不過她雖然心裡不舒服，卻也沒有立時發難，只是乖巧地道：「妾身明白。」

興安伯府那種破落地方出來的，果然好拿捏。

柳氏心中冷笑，口中只道：「奉茶吧。」

有人捧來用喜鵲登枝紅瓷杯裝著的桂圓茶，封清媛依禮奉上，也是李嬪嬪教得好，她行的禮沒有一絲偏差，讓柳氏想找麻煩都無法，只得依俗壓上了紅封。接著有人帶著她認識前來觀禮的諸位親戚，封清媛發現在座以柳氏的娘家人居多，而駱家這邊的親人也大多是旁支或遠房親戚，簡單說起來，這一屋子除了柳氏，都是不重要的人。

不過封清媛也能理解，畢竟她也聽說成陽侯府子嗣並不豐，駱武本身就是獨子，而下一代也僅得駱恂達及駱寶福兩位男丁，新婦敬茶時能湊出這一屋子人已經不容易，她自然不會多說什麼。

在場是長輩的都給了紅封或禮品，而封清媛自己也準備了裝著銀鏰子的荷包分送給晚輩，按理說這樣的禮不輕不重剛剛好，偏偏有個少女在翻看荷包後，旁若無人的嗤了一聲，脫口說道：「就這麼點東西？真是寒酸。」

此話一出，廳裡又安靜了下來，那馬臉婦人也不知和封清媛有什麼仇怨，竟是笑著搭腔道：「妳也別嫌棄了，京裡誰不知道興安伯府窮困，這些銀鏰子說不定已經是伯府一半的財產了。」

一番話說得廳裡人都笑了起來，看向封清媛的目光也多有輕視。

不過她猶自泰然自若，甚至還淡淡一笑。「表嬸說的是，興安伯府的確是窮，方才表嬸壓盤兒的琉璃簪子妾身便十分歡喜，在此謝過。」

這一句話便讓那馬臉婦人變了臉色。

在場自詡有頭有臉的貴婦並不少，最差的也送了鑲金包銀的手鐲，拿琉璃來充當玉石是騙小孩的行為，居然在這種正式場合被說了出來，簡直丟臉至極。

柳氏面色微沉，她可不喜歡封清媛太厲害，這反擊雖不凌厲，卻也透露出今日的場面尚未完全把這新婦壓下去。

她清了清喉嚨道：「那些瑣事便別提了，橫豎今日大家都在場，妳入門時應當知道世子有一妾室，今日就順便把妾室拜見正妻的禮也給行了，省得明日你們院子裡又要麻煩一回。」

柳氏剛抬手讓人去喚，那名妾室小柳氏就已經由後頭閃出，足見是早就等著。封清媛稍微一想就明白了，小柳氏是柳氏的姪女，這是怕萬一妾室拜大婦的禮在凌煙閣舉行，小柳氏會受到她的刁難，所以柳氏刻意選在這時行禮，是要替小柳氏撐腰呢。

果然立刻又有人端了茶來，小柳氏身材嬌小，皮膚白皙，生得頗為嬌媚，但那眼神飄來飄去令人不喜，像是時時刻刻在算計什麼，尤其她胸前波濤洶湧，很有看

頭，身上那襲秋紅色短襖腰線像是特別掐過，更顯身材突出，惹得封清媛都忍不住多看了一眼，然後低頭再看看自己，即使自認身材不俗，這時候也有種甘拜下風的感覺。

小柳氏盈盈下拜，口吐吉言，但給人的感覺就是很不誠懇，不過封清媛本就沒打算刁難她，她入門前早決定井水不犯河水，對方不來惹她，她也樂得視而不見，所以小柳氏一奉茶她就乾脆的喝了，順手退下手上的銀鐲，賞給了小柳氏。

小柳氏恭敬接過，卻沒有戴上，看來心裡也是嫌棄的。

「封氏，妳今日敬了茶，便是我們駱家的人，有些事情我得先和妳說說。」柳氏面不改色地道：「我這婆婆很好相處，無須妳日日請安，初一十五來即可，該行的規矩柳姨娘會教妳。還有世子院子的中饋現在由柳姨娘管著，妳剛進府了解不多，就暫時還是由她管，等妳熟悉了之後，再請示世子是不是要把管院子的權力交給妳。」

「婆婆說的是。」封清媛一貫的柔順，她並不想爭這個，餓不死就好，她入侯府的原因本就不是為了自己。

小柳氏見她如此柔弱可欺，心裡樂了起來，臉上的笑容也放肆了幾分，低聲對著封清媛道：「姊姊既答應了，那妹妹便放肆地繼續管著凌煙閣了，不過有些話妹妹得說在前頭，因為世子沒交代姊姊的分例和待遇該是如何，妹妹不敢自作主張，這幾日可能要先委屈姊姊，待世子給了準信，妹妹一定將這幾日缺的全部補回。」

「嗯。」封清媛注意力都在她那笑得一抖一抖的胸上，不置可否地應了一聲，總覺得小柳氏這番話陷阱很多，索性不再多言。

但小柳氏就當她答應了，親熱的執起了她的手。「姊姊這般和善，以後我們定能好好相處，世子見我們和睦，說不定晚上能在姊姊處多待幾宿。」

這是在炫耀自己受世子寵愛，還是在嘲笑她這世子夫人連洞房花燭夜都不能和夫君度過？

封清媛可不覺得小柳氏會對自己抱有善意，所以只是虛應故事地彎了彎唇角，這件事就算揭過。

今日禮成，柳氏揮揮手便讓封清媛帶著小柳氏先回凌煙閣了。

封清媛臨行前向眾人行禮，在一眾看笑話的目光中退下，回院子的一路上都在應付著小柳氏虛偽的笑容，突然有點累。

看來未來在成陽侯府的日子不會太好過了。

封清媛入門十餘日，要不是出了自己房間便能看到這侯府雕梁畫棟，下人各司其職的場面，她真會以為成陽侯府比她興安伯府還窮。

這些日子以來駱恂達面都沒露過一次，究竟是壓根沒回府，還是去了小柳氏的院子休息，封清媛根本不想管，也管不著，因為這凌煙閣的一切都不是她能插手的，除了新婦敬茶之後被送回她身邊的李嬾嬾，其餘都不把她當成正經主子看。

便說她身邊的幾名丫鬟，這些丫鬟也的確分工明確，各做各的事，只是沒一個貼身侍候她，她需要什麼東西連個人都叫不來，三餐還是李嬪嬪親自去端的，端來的往往也就夠兩人糊口，茶也是粗茶，想吃個點心那是門兒都沒有。

負責廚下的人全是小柳氏安排，李嬪嬪只要多問兩句，他們只消一句主子沒交代便打發過去，李嬪嬪也沒轍。

再說到分例，據李嬪嬪所說，小柳氏作為妾室，每個月有三套新衣，首飾若干，銀錢五十兩，其餘拉拉雜雜的開支先不說，但封清媛身為世子夫人，到現在穿的還是從興安伯府帶來的舊衣服，髮簪都沒多一支。

她的嫁妝裡原就沒有什麼銀兩，大多是看上去精緻漂亮，事實上沒多大用途的花瓶擺件之類，錢財土地房舍她全留給了封清峻，所以想要替自己置辦一身好一點的衣服都辦不到，小柳氏鎮日穿金戴銀，看起來比她這個正室還氣派。

今日的午膳是兩樣素菜，還有兩碗稀粥，反正屋裡也只有兩個人，封清媛與李嬪嬪便對坐著一起用膳，食畢後腹中仍感空虛。

封清媛不由苦笑道：「嬪嬪，是我拖累了妳。」

若沒有被派到她身邊，那李嬪嬪便還是駱恂達身邊的老人，小柳氏再怎麼刻薄也要敬她三分。

李嬪嬪是個明白人，封清媛這麼一說她就聽懂了，不過卻是肅著臉搖頭。「世子夫人切勿這麼說，那柳姨娘對於沒向她投誠的奴僕都是明裡暗裡虧待，就算老奴在夫人身邊，也討不了好。」

她也根本不想討好小柳氏，直率地道：「前幾年安王叛亂，流民湧入京城，侯府施了一個月的粥，那粥裡還有肉末，比我們現在吃的都好，就算世子沒有明說該給世子夫人多少分例，也不該是這種待遇。」

她明白世子的性情，不理會小柳氏是因為小柳氏還沒傻到把手腳動到世子頭上，世子便也懶得管這後院之事。

但現在不同了，讓妾室凌駕於正室頭上，萬一傳出去對世子的名聲是有礙的，她更是看不過去小柳氏借侯爺夫人之勢，什麼都拿世子未交代當藉口來欺負世子夫人。

何況世子夫人的分例該是如何，李嬪嬪就不相信府中沒有定例，這一切只是柳氏與小柳氏想欺壓新婦的手段罷了。

「世子夫人，老奴出門去找世子，得讓他回來解決這事。」李嬪嬪嘆氣。「再不濟也要和柳姨娘說說理，否則這日子如何過得。」

封清媛不語，她也覺得一切的關鍵就在駱恂達身上，雖然她不贊成李嬪嬪去找他，但她也不忍心看李嬪嬪跟著自己受苦，遂默認了這件事。

李嬪嬪得了封清媛允許，便急匆匆的出了門。

封清媛這一等就是一整個下午，她做給封清峻的冬袍都縫好兩件了，早知道方才就交代李嬪嬪替她買點棉花回來。

至於究竟能不能找到駱恂達，她根本不抱希望。

到了晚膳時間，不僅李嬪嬪未回，連膳食都沒送來。封清媛有種不妙的感覺，但

她知道就算問也不會有人告訴她答案，只是讓人笑話她這個世子夫人軟弱無能罷了。

所以她沉住氣，一直等到了戌時正，才見李嬪嬪垂頭喪氣的進來，神情是又驚又氣，又無可奈何。

「世子夫人，老奴辦事不力，沒能找到世子。」李嬪嬪一副如喪考妣的模樣。

「無妨，這樣滿京城的找，本來找到的機會就不大。」封清媛輕聲問道：「嬪嬪用過飯了嗎？」

李嬪嬪搖搖頭，眼神更是哀戚。「夫人也還沒用吧？是老奴對不起夫人。」

「怎麼了？」封清媛自己沒吃就算了，李嬪嬪忙了一下午居然也連口飯都沒有，若還是小柳氏從中做梗，那就當真令人惱怒了。

「老奴下午出門找不到世子，傍晚便匆匆趕回，但門房已經把老奴出去的事報給柳姨娘。柳姨娘將老奴堵個正著，冷嘲熱諷地訓了老奴一頓，還說既然世子夫人不滿意現在的待遇，那她就不管了，一切待世子回來定奪。」李嬪嬪想著所受到的羞辱，說起來仍是咬牙切齒。

「所以原本我們只是受到虧待，之後卻是什麼都沒了，連膳食都不供，等世子回來我們才有得吃？」封清媛立刻懂了小柳氏的惡毒用意，淡淡一笑。「她是想餓我們幾天，等我向她求饒呢。」

今日只是短了膳食，若這樣就能令她低頭，那麼以後冬天再短了冬衣炭火，出行短了車馬，屋漏短了修膳，隨便來件事都能牽制她、壓迫她，以後她便什麼都不用做，只能畏首畏尾的龜縮在凌煙閣一角，這可不是她封清媛的個性。

李嬪嬪垂下頭，似乎很氣自己帶累了封清媛，有碗稀粥也總比餓肚子好。

「世子夫人，不若老奴明日再出去找找，世子常去的也就那幾個地方，總會讓老奴找到人的……」

封清媛止住了她的話，若有所思地問：「李嬪嬪，妳先前曾和我說過，妾室凌駕於正室之上，對世子名聲有礙是嗎？」

李嬪嬪慎重地頷首。「自然有礙，往嚴重裡說，寵妾滅妻可是大罪，足以讓御史在殿前彈劾了。」

這樣最好！

封清媛的目光有些晦澀起來。「若是因家宅之事讓世子遭受彈劾，其實受到最大影響的還是侯爺夫人吧？外界的人都會覺得是侯爺夫人持家無方而嘲笑成陽侯府，說不定侯爺都會因此責難她。」

李嬪嬪一聽，似乎被提醒了什麼，眼睛都亮了起來。「夫人說的對，難道妳是想……」

「反正世子在外的名聲，說好聽些是風流倜儻，說難聽些是縱情聲色，他似乎也不是很在乎，就算再添把火應該也無所謂。」封清媛的心思轉過了一遍，露出一個成竹在胸的淺笑。

李嬪嬪隱約能察覺封清媛想做什麼，後宅的手段她也並非沒看過，只是暫時沒想到適合的，封清媛能這麼快想出對策，她確實是驚訝的。

但不管封清媛要怎麼做，總是繞不過駱恂達，於是她擔憂地問道：「夫人要做什麼老奴不敢阻攔，可是萬一世子責怪……」

封清媛神色自若，駱恂達早該知道丟她一個人在府裡只有被欺壓的分，既然他不管，那她就逼得他管。

「他不是不出現嗎？要責怪我至少人要出現吧，那樣我的目的不就達到了？」

第三章 小柳氏頻頻出招

不出封清媛所料，隔日一早，李嬾嬾同樣取不到膳食，看來小柳氏是鐵了心要用餓肚子的方式來打壓她。

雖說封清媛從興安伯府那樣的困頓中走過來，餓幾天肚子算什麼，但李嬾嬾兩頓沒吃，看起來一副快昏倒的樣子，讓封清媛下了決心要扳回一城。

她雖是被苛待，倒沒有被禁足，於是隔日她大大方方的由侯府大門出去，因為凌煙閣的人對她的忽視，竟沒有人注意到，待小柳氏得到封清媛出府的消息，人早就不知走到哪裡去了，讓小柳氏很是發了一頓脾氣。

這年頭的貴女出門不是坐車就是乘轎，步行的十分少見，尤其封清媛還是由成陽侯府出來，戴著帷帽就這麼走在路上，雖然她沒敲鑼打鼓宣告自己是誰，但路上行人無不側目，尤其她那通身清貴的氣質還有優雅姿態，絕不是丫鬟奴婢之流，不出半天，她的身分已讓四周好事之人議論起來。

成陽侯府裡走出來的貴女，手裡還拿個大包袱，究竟會是誰？

這年頭雪中送炭的人少，看熱鬧的可是很多，一些好事者默默的跟在了封清媛身後，卻發現她在街上左轉右拐，還問了幾個人後，就這麼走進了京裡最大的當舖，不遮不掩，意態輕鬆。

封清媛進了當舖後，便有人開始圍觀看好戲了，當舖的人不明所以，一見進門的是個氣質不凡的年輕女子，穿著素淨卻不寒酸，戴著帷帽說明了有一定的身分，所以原本坐在票台後的朝奉親自出來迎接，也不敢讓她站在櫃檯前，反倒將她迎到一旁的桌子，還倒了杯茶給她。

「不知夫人今日前來，做什麼生意？」朝奉也就是當舖裡的管事，負責的一般都是貴客，說話自然很有技巧，不會劈頭就問人當什麼。

封清媛拿出了包袱放在桌上，說道：「請掌櫃的幫忙掌掌眼，此物價值幾何？」

當舖裡的主客都被這樁奇怪的生意吸引，站在外頭張望的好事者們，有的甚至頭都快探進來了。朝奉瞪了那些人一眼，小心翼翼的打開包袱，卻見裡面是一件大紅嫁衣，便是封清媛嫁入侯府時所穿的那件真紅對襟大袖衫。

因為是成陽侯府購置，這嫁衣算是在京裡比較新穎的款式，用料也不俗，上面繡的鸞鳥逼真得像要騰飛而起，鋪翠圈金玉革帶，褶子上的襷扣用的還是珍珠，簡直沒亮瞎了大伙兒的眼。

朝奉知道此物有蹊蹺，背上都出了一層冷汗。「夫人這是……」

封清媛嘆息了一聲，也不介意旁聽者眾，反正她又沒說自己是誰。「妾身日前成親，原以為夫家殷實，為妾身置辦這身華麗嫁衣，妾身也感激非常，決心好好相夫教子侍奉公婆，然而才入門幾日，夫家竟連妾身一頓飯都供不上了。」

「妾身挨餓無所謂，婆婆和夫君亦是飢寒交迫，妾身的老嫗嫗甚至都餓到快昏倒，看著這華貴嫁衣，著實令妾身慚愧不已，無奈之餘只能由妾身親自前來，想拿這身嫁衣來與掌櫃的做個生意，換些銀兩回去，至少讓家裡人不挨餓。」此話一出，群眾嘩然，誰不知道成陽侯世子最近才剛迎新婦進門，竟是入門才幾天就沒飯吃了？

要說成陽侯府很窮，那是沒幾個人信的，定是這夫人性子軟綿被欺負了，侯府剋扣她的衣食，走投無路之下才出來用嫁衣換東西吃。

眾人不由得打量了下這成陽侯世子夫人，戴著帷帽看不見面貌，但聽聲音的確是溫柔似水，身段也嬌弱，只不過堂堂世子夫人穿的衣服也未免太素淨，頭上的簪子還是木製的，看來成陽侯府的確對人家不好。

這下子大伙兒議論的已經不是成陽侯府究竟窮不窮了，而是那成陽侯世子究竟是怎麼理家的，居然讓自己的正室沒飯吃，餓到出來當嫁衣。

有人說世子成親之後便在外鬼混，自然顧不上新婚妻子，誰嫁給他誰倒楣。也有把話題延伸到柳氏那裡的人，說成陽侯夫人是繼室，苛待原配孩子的新婚妻子，很可能苛待原配孩子的妻子……總之這麼一會兒，關於成陽侯府的小道消息就炸了鍋，以這個當舖為起點向四周蔓延起來。

「這個……」朝奉見封清媛似乎是認真的，便在紙上寫下了一個數。「不知這個價格，夫人是否滿意？」

他即使也猜出了眼前女子便是成陽侯世子夫人，也不敢直接稱呼。

封清媛透過帷帽看了一眼，確認上面的數字可以讓她與李嫗嫗飽餐好幾頓，還能買些好一點的冬衣，她便點了點頭。

「那……夫人是要死當還是活當？」朝奉補充了一下。「若是死當，價格還能再加一點，只是以後這嫁衣夫人就拿不回去了。」

封清媛柔聲回道：「活當吧，妾身還是抱著一點期待，他日能將嫁衣贖回，畢竟若非走投無路了，誰願意當嫁衣呢……」

她越說語氣越輕，聽起來說有多幽怨就有多幽怨，旁觀者原來只是看熱鬧的，現在真開始同情她了。

於是朝奉再不囉唆，親自開了當舖與她，順便交付了銀票，封清媛提到她得買些吃食回去，銀票不方便，想換成銀兩，朝奉也從善如流，旁人聞言那議論的聲音及內容也就越來越誇張。

封清媛揣著銀子慢慢的走出當舖，沿途真的買了幾個肉包子才回到成陽侯府。而就這幾步路的时间，京城裡對於成陽侯府的各種揣測已經甚囂塵上……

駱恂達一身金綿寶藍雲錦繡白鶴長袍，玉帶上面還掛著塊麒麟血珮，束髮的金髮冠上鑲嵌著翡翠，後搭碧玉簪，一副翩翩貴公子的姿態，踏進了萬花樓。遭遇祝融後重新裝潢的萬花樓更加奢華大氣，駱恂達一向就是常客，今日重新開業自然也不例外的要來捧捧場。

只是當他一踏入樓內，鴛母雖然還是殷勤招待他，但話語間總是欲言又止，四周來客也有認識駱恂達的，其中有些人看著他的目光相當的古怪。

「三公子在憐花姑娘的香閣等著世子。」鴛母暗中遞來這句話，便笑吟吟的遣小廝領著駱恂達往後走。

駱恂達邊走邊迎視著諸多難以言明的目光，忍不住上下打量起自己的衣著打扮，最後納悶地問道：「怎麼他們看我的眼神這般奇怪？」

那小廝恭敬地道：「世子一貫貴氣逼人，或許他們羨慕呢。」

不羨慕成嗎，自己吃穿貴不可言，家中新婚妻子卻得當嫁衣才有飯吃，這種事也只有駱恂達辦得到了。

不過這些話，到現在為止仍然沒有人敢傳到駱恂達耳中，那小廝自然也不敢當面捋虎鬚，說話滴水不漏。

駱恂達帶著疑惑的心情來到憐花的香閣，裡頭朱兆豐已經坐著喝酒聽琴好半晌了。

小廝將人帶入後，便默默退下，將門帶上。

朱兆豐見他面露不解，不由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駱恂達有些鬱悶地道：「我是否今日英姿特別煥發，否則剛進樓時，每個人看我的神情怎麼都那麼古怪？」

此事也勾起了朱兆豐的好奇心，他濃眉一挑，喚來暗衛出去打探，接著隔著簾子遣走了彈琴的憐花。

這是要談正事了。駱恂達腦袋一轉便知是何事，遂問道：「萬歲派殿下去何處？」朱兆豐淡淡說道：「最近蘇州的織工們拒絕繳稅，父皇派了內務府的孫平任稅監前去收稅，也不知那孫平怎麼辦事的，竟引起反彈，成了一場暴動。父皇賜我兵符，讓我去平定這樁抗稅案。」

「蘇州啊……說遠不遠，坐船倒是挺快的，你那些兄弟的本事似乎也就那樣。」駱恂達原本還以為三皇子會被弄到什麼南蠻還是川蜀去。

隨即他將輕浮譏諷收起，轉為深思熟慮的凝肅，要是認識他的豬朋狗友們見到，肯定不會相信京城有名的紈褲也會有這種表情。

「蘇州前半年遭水災，知府叫林明通，性格有些迂腐，也不知是真貪還是不懂得拐彎，竟是按常年的情況收稅，蘇州的織工們苦不堪言，孫平那就是真貪，派他去收稅只可能再加稅，那些織工不暴動才有鬼。」他一開口就說出蘇州知府是誰，還將情勢分析的明明白白。

朱兆豐對此習以為常，別人不知道，但他對駱恂達的才能可是一清二楚，對於眼下奪嫡的艱困情況，助力自然是越強大越好，何況兩人從小一起長大，那可是過命的交情，朱兆豐對駱恂達的信任，更甚於任何人。

所以駱恂達一分析完，朱兆豐便急忙問道：「你可會幫我？」

「那當然。」說到這裡，駱恂達不由有些無奈。「我成親之後再沒回過侯府，就等你這樁事，讓我能離開京城一陣子呢！」

「怎麼？你不喜歡興安伯府的大小姐？」朱兆豐也不是沒打聽過。「雖然有著剋

親的傳聞，不過那種虛無飄渺之事你應該是不信的？」

「她或許是柳氏的人。」駱恂達迴避了自己喜不喜歡封清媛這個問題，有些事不是光喜歡就能解決的。「上次提醒我不要去萬花樓的女子便是她。」

「但她阻了你去萬花樓，是在幫你，柳氏的人何苦要幫你？」朱兆豐提出疑問。這就是駱恂達糾結的地方了。「我不知道她究竟是良心發現，還是想搞欲擒故縱取得我的信任，只能扔著不管了。反正院子裡還有個小柳氏，就讓她們互鬥去，說不定我還能來個漁翁得利。」

「你不要陰溝裡翻船就好。」朱兆豐嗤笑一聲。

此時去打探消息的暗衛回來了，一向面無表情的暗衛難得的神情有些哭笑不得，在稟報消息時還忍不住多看了駱恂達幾眼。

「啟稟殿下，事情是這樣的，前兩日京裡有人看到成陽侯世子夫人出了侯府，連車轎都沒得坐，就這麼走到當舖，說要當掉自己的嫁衣，因為侯府已經窮到沒飯給她吃了……」

暗衛繪聲繪影的將事情說了一遍，還強調封清媛從頭到尾沒有洩露自己的身分，並且對那嫁衣似乎很留戀，即使缺銀缺食也要活當，期待有一天能贖回去。

朱兆豐聽得一臉好笑，駱恂達則是臉色忽紅忽青，他以為的妻妾互鬥怎麼就演變成這種情況了？

直到暗衛離開了，朱兆豐才放肆的大笑出聲。「哈哈，宣暢，你那新婚妻子可不簡單。原以為小柳氏仗著侯爺夫人的勢，你那新婚妻子該是節節敗退才是，想不到她竟使出這一招釜底抽薪，讓你無法置身事外。」

駱恂達咬牙切齒地道：「那女人就不怕丟臉嗎？竟還去當舖！」

「她可是從頭到尾都沒說出自己的身分，若是她硬要否認，誰拿她有辦法？」朱兆豐倒是很佩服她的智慧，「何況興安伯府那樣的景況，她出嫁前都不怕丟臉了，去個當舖算什麼？如今她說在侯府沒飯吃，我猜測應該是真的，那小柳氏就是個蠢的，要鬥正室也只能用這種不入流的方法。就封氏而言，如今她都快餓死了，還管什麼面子？」

駱恂達賭氣似的執起酒杯，將酒一飲而盡。「反正她嫁衣都當了，現在有銀兩吃東西，代表與小柳氏的鬥爭尚未落敗，也不需要我去管……」

「你這傢伙都陰溝裡翻船了，還不快滾回去！」朱兆豐笑罵。「再不回去，她若是再出招，將你絆在京裡誤了本皇子的事，本皇子定然找你拚命。」

駱恂達摸摸鼻子，這椅子都還沒坐熱，酒也才喝了一杯，卻是因為自己的糗事被三皇子一腳踢出了萬花樓。

時序已是入秋，凌煙閣內有著一片楓林，楓紅似火，燦爛奪目，秋風拂過，葉片瑟瑟飄落，猶如紅色的雪花，有種淒艷的美感。

封清媛怕冷，卻愛這片楓林，橫豎這侯府裡沒人管她，她也管不了任何人，便披上了披風，讓李嬪嬪裝了一壺熱水帶到楓林的石桌之上，邊繡花邊賞景。

她繡的是給封清峻的冬袍，那日當嫁衣換來銀兩後，她就去買足了棉花，現在只差在衣袖上繡幾片青竹，將棉花填入便可，在冬日前甚至還來得及再做一件。就在她專心致志時，一個高大的身影默默的行到她身邊，但她卻毫無所覺，直到那身影將一個包袱砰的一聲扔在她身邊的石桌上，她才警醒過來。

「誰！」她猛地抬頭，駱恂達那俊朗卻帶著絲陰鷲的神色落入眼簾，她長吐了口氣，輕拍了下胸口，又神色自若的低頭繼續繡花。「是世子啊！下回可以出點聲音，這麼無聲無息的，要不是我膽子大，就要被世子嚇壞了。」

就這樣？駱恂達等著她驚慌失措，等著她面露愧色，想不到她竟像個沒事人似的，居然還能繼續繡花？

她手上該是件男子衣袍，不過看那大小顯然不是給他的，那是做給誰？

駱恂達想不到，成親隔日他便刻意避開她，如今再見，她卻是一個動作就讓他有些心亂了，這實在不是個好現象。

沉住氣，他指著桌上的包袱冷聲道：「妳的確大膽，居然做出這樣的好事？」

她再次抬頭，一臉的莫名其妙，順著他的指尖下移視線，她看到了一個頗為眼熟的包袱，心頭一動打開來，露出了一抹粲笑。

「唉呀！世子替妾身將嫁衣贖回來了。」她摸了摸嫁衣上的鸞鳥刺繡，「妾身還以為這輩子再也看不到它了，正好上回當嫁衣的銀兩快用完了，這會兒還能去當第二次……」

「妳說什麼？」要不是修養好，駱恂達險些沒把身邊的楓樹給一掌劈了。「妳居然想去當第二次？」

「不然怎麼辦呢？在侯府裡沒得吃沒得喝，冬天快到了，怕是連身袍子都沒有，總得換點銀子為自己打算。」封清媛一副很煩惱的樣子。「可惜妾身的嫁妝沒什麼昂貴的東西，拿去當反而丟臉，倒是妾身刺繡還可以，或許繡些東西拿出去賣，價格會比旁人好。」

駱恂達難以置信地望著她，兩人關注的重點好像根本不在一件事情上，她究竟知不知道他在生氣？

「若是怕丟臉妳就不會去當鋪了，以後不准去！」他索性也不與她繞圈子，直接下了命令。

「妾身不能去當鋪了？」封清媛終於才像感受到了他的怒氣，可憐兮兮地反問。

「不准！」駱恂達黑著臉。

「妾身知道了。」她咬著下唇，一副很委屈的樣子，卻也沒有與他爭辯。

駱恂達還等著她拿出一堆歪理來吵架，想不到她居然吞了下去，這般溫從的模樣反倒讓他一股氣出不來，就像一拳打在棉花上一般，險些沒被自己噙死。

他深吸口氣，在石椅上坐了下來，刻意擺出了世子爺的樣子，她越乖他就越想鬧，這種逆反的心理也不知道為什麼。

「還不奉茶？」

封清媛乖巧地拿起茶壺倒了滿杯，將瓷杯遞給他，他拿起來喝了一口，卻是一怔。

「這是水？」

「是水。」她仍是那般溫馴的模樣，「妾身沒有銀兩買茶葉，府裡也沒有撥下，只能給世子喝水了。」

駱恂達皺眉，本能地回道：「現在已近晚膳，晚膳前府裡習慣每人上一杯紅棗桂圓茶或信陽毛尖茶……」

封清媛一臉茫然，「世子說的那些，妾身連看都沒有看過，或許世子去正院用晚膳時會有喝的吧。」

「為什麼我晚膳要去正院吃？」想到要和柳氏同桌吃飯，駱恂達就是一陣反感。「因為妾身這裡沒有東西吃。」她說的斬釘截鐵，理所當然。「妾身銀兩有限，當了嫁衣後購置的食物只夠妾身與李嬪嬪吃，若世子也要吃，那我們兩人就要餓肚子了。妾身自幼餓習慣了不怕，李嬪嬪可受不了那種苦，我沒有分例，但侯爺夫人主持侯府中饋，肯定有錢，正院也一定有東西吃。」

她說得合情合理，典當的嫁衣都還擺在石桌上，令駱恂達一時啞口無言。

他哪裡聽不出來這是變相的在控訴成陽侯府虧待於她，偏偏她說的都是事實，姿態又放得極低，錯誤明顯在他身上，讓他怒氣沖沖而來，想發洩卻師出無門。

駱恂達手上裝水的瓷杯都忘了放下，就這麼一邊摩挲著杯身一邊打量她。

封清媛今日一身月白色的襦裙，只在衣襖繡了幾朵菊花，布料看上去是素緞，在綢緞中屬於比較廉價的款式，侯府可不會用，就連她身上的雲錦都是她這身衣服價值的十倍以上；再看她頭上是一支木釵，雖然上面的梅花雕得十分精美，卻也掩飾不住那是件便宜貨的事實。

這些應該都是她從興安伯府帶來的衣物首飾，也就是說，侯府並沒有購置新衣給她。

堂堂成陽侯世子夫人，穿得如此寒酸，沒有茶水，沒有膳食，窮得要去當嫁衣，別人不會去笑妾室虧待正室，只會笑他這個丈夫無能，養不活妻子。

明明是小柳氏出的昏招，卻全打了他的臉。

封清媛真的很聰明，受了虧待也不哭不鬧，只是拐個彎讓他不得不注意她在侯府快活不下去的事實。他想起了兩人邂逅時，他就被她的聰慧驚艷了一把，如今這種聰慧被用在他身上，卻讓他氣得牙癢癢的。

此時楓林外出現急促的腳步聲，卻是小柳氏匆匆忙忙趕來了。

因為駱恂達是突然回來，並沒有提前告知，等小柳氏收到消息時，封清媛該說的話也說完了，這會兒她還猶有餘裕地喝著自己的溫水，大眼睛眨巴眨巴的看著這個妾室又要如何攪風攪雨。

果然小柳氏一來就一副弱柳扶風的可憐樣，嬌滴滴地盈盈下拜。「奴家見過世子，世子可用過膳了？」

她不提用膳還好，一提駱恂達就一肚子火。「用膳？我以為凌煙閣窮到快撐不下去，早就不供膳食熱茶了不是？」

小柳氏低下頭，憤恨的目光悄悄地瞪了瞪封清媛，口中卻是直喊無辜。「奴家不知世子在說什麼，這凌煙閣的一切奴家都是拿捏著用的，世子沒有交代的支出，奴家絲毫不敢取用錢財，所以世子不在時自然也沒有多做膳食了……」

「那世子夫人呢？就直接被妳忽略了？」駱恂達冷笑。

一樣是裝可憐，但小柳氏做起來就讓人看不順眼，而封清媛卻讓他有種矛盾情緒，明知她有問題，但當真見她吃苦了，他又狠不下心視而不見。

小柳氏嬌媚的眼中像是要流下淚來，討饒道：「是奴家錯了，因為世子離府前並未說明世子夫人該拿多少分例，奴家也不敢自作主張……」

「就連府裡的下人都衣食有度，單就世子夫人沒有，妳真的以為所有人都跟妳一樣蠢，看不穿妳那蹩腳的伎倆？」

駱恂達不想再聽小柳氏找藉口，他知道小柳氏在想什麼，認為封清媛反正不受寵，他不會管這事，只是這回小柳氏賭輸了，他偏偏就管了，甚至直接把話挑明了，啞謎都懶得打。

「不管妳背後是誰，妳就只是個妾室，妳覺得妳得罪了正室，本世子會讓妳死還是讓她死？」他惡狠狠地道。

小柳氏臉色一變，身子顫抖了下，頭都快埋進自己巨大的胸中，「奴家不敢……」

「妳不必與我解釋，我不會聽也不會相信。如果妳管不好這個院子，本世子可以換人管。」駱恂達訓了小柳氏一頓，如果她夠聰明，就知道某些手段該適可而止。小柳氏這下是真的驚慌得淚花亂竄。「奴家管事的權力是侯爺夫人給的，這……這內宅之事，世子不可……不可……」

「本世子管的不是內宅之事，管的是我自己院子裡的事。」駱恂達冷冷地道：「從現在起妳最好清楚自己的位置，做好一個妾的本分，否則我必不輕饒。」

小柳氏怕他下一句話就是收回她的權力，急忙點點頭，哭得梨花帶雨地告退。

說這話的同時，駱恂達還大有深意地看了封清媛一眼，一副「本大爺幫了妳，妳可得感激涕零」的顯擺樣，才大搖大擺離去。

他沒有直接剝奪小柳氏的權力，是看在父親的面子上，勉強保留柳氏的顏面，但若是做得太過分，他也不會再忍。

因為他不想讓封清媛誤會他是個人渣。

駱恂達自以為今日回來按捺住封清媛，免得她不僅當嫁衣，連侯府的桌椅都抬出去當了，屆時他就真的臉面全無。只是他卻沒想到，他嘴上說著不管侯府裡的事，要放任妻妾互鬥，最後還是看不過去偏袒了封清媛。

封清媛默默地看著他離開，不知怎麼地噗的一聲笑了出來。

他這回居然旗幟鮮明的站在她這方，替她教訓小柳氏，著實令她有些受寵若驚，而他最後那個眼神更讓她明白了一件事——

這男人，真夠幼稚的！

纖手摸了摸那失而復得的嫁衣，這是她這輩子穿過最好最華貴的衣服，由他手裡得回來，她淡淡地一笑，拿著包袱回到了裡間之中。

她知道自己不會再當掉它了。

隔日，封清媛的待遇果然好了起來，小柳氏撥了四個侍女貼身侍候她，從早上卯

時她起身開始，一個替她端水，一個替她擦手臉，一個替她穿衣，一個替她梳頭。封清媛看著這四個請安後便始終一言不發的侍女，心裡知道她們是不願來的，或許還背負著小柳氏交代的其他任務，所以她們不說話，她也不說，世子夫人的派頭擺得足足的，讓那些侍女反倒有些小心翼翼起來。

早膳是一盤花卷，一碗肉粥，一碗菜肉餛飩，燕窩燴鴨絲，肉片炒蘑菇，羊肉燉白菜，涼拌蔬菜一份，比起興安伯府的不知好了多少。

封清媛這才知道自己當初到底有多虧，無怪乎小柳氏覺得餓她幾頓就可以拿捏她了，天天用這樣的膳食，再猛然讓人幾天不吃，再堅定的心都要崩潰。

不過她各種磨難受慣了，倒也不會因這樣一餐就感動莫名，甚至還記得將李嬾嬾喚來一起用膳。

現在小柳氏不敢欺負她，不代表不敢動李嬾嬾，整個凌煙閣就只有李嬾嬾堅定地站在她這邊，封清媛自不會辜負李嬾嬾，她有一口飯，李嬾嬾就有一口。

今日駱恂達其實也在府中，不過他一向不與旁人一起用膳，封清媛也不會自討沒趣的巴上去，她撤下了那四名侍女，與李嬾嬾對坐而食，言笑晏晏，倒也暢快。用完早膳後，京裡有名的織雲坊也派了人過來量身，要做今年的冬衣，她選了幾匹布，還替李嬾嬾也做了件袍子。

待織雲坊的人走了，專營首飾佩件的珠寶樓也將今年最時興的頭面、步搖、釵簪、花鈿、抹額、瓔珞等等，帶來好幾大箱供她挑選。

封清媛看了看清單，再看看琳瑯滿目的貴重首飾，險些沒閃花了眼，不過在一堆金銀珠寶之中，她一眼便看中了一副珍珠頭面，清單上寫的是赤金燕形銜珠頭面，上頭鑲嵌的是一顆顆的南珠，顆顆碩大飽滿，顏色瑰麗純淨，珠面光華流轉，價值連城。

只要是女人就沒人不喜歡閃亮亮的東西，尤其是南珠這般難得之物，封清媛忍不住將頭面中的珠簪拿起，也只有這般精細的紋路雕琢，才襯得了這些珍貴的南珠。李嬾嬾本也看呆了，直到封清媛出手去拿，她才忍不住提醒，「世子夫人，南珠頭面雖難得，卻已然逾越世子夫人的規制了……」

若封清媛真選了它，只怕就越過了成陽侯夫人柳氏，那可是足以讓人好好發作一次的大把柄。

封清媛卻是若有所思地道：「嬾嬾難道不覺得奇怪嗎？逾制的東西珠寶樓的人該事先拿起來，怎麼還會送過來給我挑？」

李嬾嬾臉色陡然難看起來，看來是故意的，只不過小柳氏派來的那四名侍女也在場，她不好直言。

「既然送來了，就代表我可以拿，就要這一副了！」

順便看看小柳氏想搞什麼鬼！封清媛將頭面收起，告訴珠寶樓的人就選這副南珠頭面。

當她作好決定時，那四個一直沉默不語的侍女明顯面露喜色，封清媛一直偷偷觀察她們，這些表情她一個都沒錯過。

待所有人都離開，封清媛才長吐口氣，這般挑挑揀揀也是忒累人的，看來她就不

是個可以享福的命。

冬衣得等做好才能送來，但那副南珠頭面卻已經留下來了，封清媛當著眾人的面將其放進了一個沉香木盒中，再將木盒收進梳妝檯中的櫃子裡，朝侍女們說道：

「今天應該沒事了，我早上習慣去楓林裡走動走動繡繡花，就用不上妳們四個了，有李嬪嬪陪著就好，妳們自忙去，待有事會再讓人傳妳們過來。」

四婢聞言應了一聲，行了禮後迅速離開。

等到人都走光了，李嬪嬪才忍不住說道：「夫人，妳留下了那副南珠頭面，只怕有麻煩……」

封清媛笑了笑。「我就是希望麻煩快些來，一次將它解決了，免得一直拖拖拉拉，日子都不好過了。」

說完，她又將那裝著南珠頭面的沉香木盒取出來。

「世子夫人帶頭面到楓林去做什麼？」李嬪嬪納悶不解。

封清媛神祕地一笑。「誰說我們要去楓林？」

另一頭，四名侍女離開封清媛的房間，立刻快步走到了小柳氏的院落，將封清媛一早的行程交代得清清楚楚，尤其是封清媛對那副南珠頭面愛不釋手的樣子，更是描繪得相當生動。

小柳氏得意地一笑。「果然挑了那副頭面是嗎？貪心的女人，等會有妳好受的。」

「那封氏正在楓林繡花，柳姨娘是否要立時過去？」一名侍女討好似的問道。

小柳氏瞪了她一眼。「妳傻了嗎？忘了我們的計劃？總要給那封清媛一點時間，我們才好囊中捉鱉。」

「姨娘說的是，是奴婢多嘴了。」侍女連忙打了自己一巴掌，退到一邊。

小柳氏是個不把下人當人看的主子，這一巴掌她自己不打，萬一小柳氏心血來潮想罰她，那可就不只一個巴掌了。

等了約莫一個時辰，小柳氏悠哉悠哉地吃了幾塊桂花酥，喝了半杯廬山雲霧茶，才整了整衣裝，慢悠悠地往封清媛的房間走去，但是才行了幾步路，她又停了下來，眼中狡獪的光芒閃動。

「去請世子。這齣戲怎麼可以沒有世子在場呢？」

語畢，她帶著侍女還有幾名膀大腰圓的婆子，便浩浩蕩蕩闖入了封清媛的屋子，聲音之大，像是怕人不知道似的。

封清媛面帶不悅地帶著李嬪嬪由房內行出。

「外頭吵什麼呢？」看著小柳氏領著一堆人，顯然是來找碴，她冷冷地問道：「柳姨娘昨日才被世子教訓，今日便帶人擅闖我的院子，是尋仇來了？」

被如此指責，小柳氏一副無措的委屈樣，但口中吐出的話卻非如此。「世子夫人言重了，只是奴家院子裡丟了一件重要東西，聽下人說好像是世子夫人取來了，所以奴家斗膽想來向世子夫人取回。」

「妳掉了東西，卻到我這裡來找，豈不可笑？」封清媛淡淡地一揮手，「都退下去吧，別吵我休息。」

「柳姨娘，奴婢親眼看見世子夫人偷了妳的南珠頭面，就放在她梳妝檯的匣子裡。」封清媛四名侍女的一個突然指著封清媛指控道。

封清媛挑了挑眉，卻沒有立時爭辯。

「世子夫人都聽到了吧？奴家也是無奈，那件南珠頭面太過重要，是侯爺夫人給奴家傳家的，請世子夫人交還，否則便恕奴家無禮，得派人進世子夫人的屋裡搜了。」

「妳敢！」封清媛怒喝。

「既然世子夫人不配合……來人，將世子夫人拿下！」小柳氏指著方才指控封清媛的那名侍女，態度囂張。「妳去裡面將東西找出來！」

封清媛及李嬾嬾欲攔，但小柳氏帶來的婆子粗魯地將兩人架住，那名侍女衝進了封清媛的房裡，拉開匣子，看到那沉香木盒在上頭，便喜孜孜地取出，又快步走了出來。

「找到了！」那名婢女將沉香木盒交給了小柳氏，「那南珠頭面就放在這裡面。」小柳氏瞅著形容狼狽的封清媛得意一笑，「人贓俱獲了，妳有什麼話說？」

「欲加之罪何患無辭，我不屑與妳分辯。」封清媛冷聲道。

「妳無須與我分辯，因為我找了世子來主持公道，妳一心想和我作對，我也是沒辦法啊……」小柳氏聽了聽，院外傳來腳步聲，那副志得意滿的姿態隨即變得楚楚可憐，眼眶還紅了起來。

真是會演啊！封清媛忍不住在心中自嘆不如。

駱恂達被小柳氏派去的人帶來，看到院子一團亂，封清媛與李嬾嬾還被人架著，不由厲聲道：「妳們在搞什麼鬼？」

封清媛還來不及開口，小柳氏已哭哭啼啼地湊到駱恂達身邊——她倒是想撲進他懷裡，卻也知道他不會接，所以只能儘量離得近些。

「世子要替奴家做主啊！奴家今日已按照世子的交代，給了世子夫人應有的待遇，想不到世子夫人貪得無厭，竟偷了奴家的一副頭面，被奴家人贓俱獲……」

「先別囉唆。」駱恂達不耐地止住了她的話，看向了封清媛那方，冷冷地朝著那幾個架住人的婆子說道：「還不放開？誰再架著世子夫人，本世子就剁了誰的手！」

那幾名婆子聽了，立刻嚇得鬆開手，還退離了好幾步，一副把封清媛當成瘟神的樣子，不過這幾個人駱恂達倒是已經暗暗記下來了。

小柳氏在心中暗罵，表面上卻擦了擦眼淚，搶話道：「奴家有一套南珠頭面，是侯爺夫人賞賜的傳家之寶。然而今日奴家讓珠寶樓的人帶來首飾讓她挑選，她不滿意，居然偷偷到我那裡偷了這副南珠頭面，結果藏東西的時候被侍女看到了。」

「那侍女前來告訴奴家，奴家一發現南珠頭面失竊便急忙派人來找，果然在世子夫人的院子裡找到了這副頭面。世子夫人或許是惱羞成怒，怪罪奴家，奴家……奴家怕世子夫人殺人滅口，只能讓婆子攔住她。」

這故事夠完整了，人證物證也齊全，駱恂達深深看了一眼封清媛，面對這樣的指控，她的冷靜卻令他有些意外，於是他原本該生起的火氣竟是平息了下去，反倒

猶有餘裕地對著封清媛說道：「妳怎麼說？」

封清媛見他那神色，就知道小柳氏的話他沒有盡信，這樣就好，接下來才有她發揮的空間。

「那南珠頭面是珠寶樓的人帶來的，我見那頭面漂亮便留下了它，就是這樣。」接下來的封清媛就不解釋了，聽到這裡，駱恂達也該猜到小柳氏出現後的事都是莫須有的指控了。

小柳氏聽到封清媛的辯解，又見她泰然自若，心裡有些著急。

「世子夫人要編故事也編得像樣一些，那南珠頭面價格非凡，早就超出了世子夫人的規制，珠寶樓的人怎麼可能拿那樣的東西給妳？」她說著微微露出了得意的神色。「世子若是不相信，可以傳珠寶樓的人來問。」

駱恂達還沒說話，封清媛卻是輕聲一笑。「指控我的侍女是妳派的，珠寶樓的人也是妳帶來的，做為證人似乎都不太適合吧？妳既說那副南珠頭面是違制的，世子夫人都戴不起，為什麼妳一個妾室卻可以戴？」

小柳氏猝不及防被這麼一問，卻是難以解釋，她一直都把自己當成正經主子，不覺得自己是妾室，所以居然忘了這一茬。

「那……那是侯爺夫人賞的……」小柳氏支支吾吾地道。

「妳說這句話之前，有先和侯爺夫人串通好嗎？」封清媛好整以暇地問。

「什麼意思？」小柳氏的臉色變了。

「我的意思是，妳拿這副頭面來陷害我，來得及通知侯爺夫人嗎？又或者，妳認為陷我入罪這種『小事』，還用不著去稟告侯爺夫人，妳自己處理就行了，所以就沒有特意通知？」

封清媛說著，又指了指她手上的沉香木盒。「妳既口口聲聲說我偷了妳的南珠頭面，又從我房裡搜出這木盒，何不打開看看？」

小柳氏心頭一緊，望向了那名取東西的侍女，那侍女隱晦的點了點頭，她雖來不及打開確認，不過那盒子的確是早上封清媛才裝了南珠頭面放進去的。

小柳氏心裡微微一定，打開了沉香木盒，想不到裡面卻不是南珠頭面，而是一副蟬形翡翠縷雕頭面。

小柳氏惡狠狠地瞪向那名侍女，那名侍女卻是倒抽口氣驚叫起來。「不可能！我親眼看到世子夫人將南珠頭面放進去的！」

「妳們指控我偷東西，連贓物都沒找到就隨便拿個東西充數想誣陷於我，還想把世子也拖下水，真是好大的膽子。」封清媛淡淡地譏諷回去。

「我好心的告訴妳妳錯在哪裡好了。珠寶樓今日的確送來一副南珠頭面，我納悶他們怎麼會送超出規制的東西來，便刻意留了下來，之後親自將東西送到了侯爺夫人那裡，向她稟報這件事，同時將南珠頭面獻給了侯爺夫人。侯爺夫人似乎挺喜歡，便又賞了我一副蟬形翡翠頭面。」

「柳姨娘，妳口口聲聲說我不滿意珠寶樓的東西，才去妳那裡行竊，但珠寶樓的人一走我就去了正院，正院的每個人都可替我作證，我何曾有空餘時間能到妳那裡偷東西？而妳說那是侯爺夫人賞妳的傳家之寶，侯爺夫人似乎並不知道件事，

現在可能已經戴在頭上了，妳要不要過去看看？」

駱恂達聽到這裡，已經明白是怎麼一回事了，封清媛這女人的聰慧及膽識當真是一再的出乎他的意料，有妻如此，該是十分美好的一件事。

「柳氏，看起來妳這次算計世子夫人並沒有成功啊。」駱恂達冷若冰霜的一記眼神拋了過去。

小柳氏瑟縮了一下，可憐兮兮地垂下了頭。「奴家……奴家可能誤會了……」

她只能這麼說，雖然她很清楚這次要把自己摘出去恐怕不容易。

「從今天起，凌煙閣的一切妳不必再管了，帳簿及庫房鑰匙直接交由世子夫人管理。」駱恂達順勢擻了小柳氏的權力。

「世子……」

「妳又想說妳管凌煙閣的權力是侯爺夫人給妳的，我管不了？」駱恂達雲淡風輕地反問。

「……不，奴家不敢，等一下奴家便將東西交給世子夫人。」小柳氏連忙搖頭，知道自己若敢再頂撞，接下來可能不只交還權力這麼簡單了。

駱恂達可不打算輕易放過她，小柳氏一直以來就像鯁在喉頭的魚刺，這對姑姪便是他長久不願回成陽侯府的最大原因。

可是現在有了封清媛這個變數，柳氏高看了小柳氏的心胸，認為這兩個女人能聯合起來好好的監視他，甚至是對付他，想不到小柳氏卻是半點也容不下有另一個女人騎在她頭上，想方設法的拿捏對方，卻被倒打一耙。

這會兒有趣了，不曉得柳氏若知道了小柳氏這般沒用，封清媛又比她想像中聰明，會不會氣得七竅生煙呢？

而他往後倒是願意回來看看，小柳氏一再槓上封清媛，會落得什麼灰頭土臉的下場。

於是駱恂達冷笑著看小柳氏，目光卻是冰冷。「柳氏，本世子一不在，妳便陷害正室，縱奴行兇，真有妳的。」

「這……奴家……」小柳氏嚇得渾身發抖。

她當初敢用南珠頭面設計封清媛，還不事先與柳氏串供，就是認為就算駱恂達問到柳氏身上，柳氏也定然會站在她這邊，屆時她再把南珠頭面獻給柳氏，不僅陷害了封清媛，也討好了柳氏。

然而封清媛卻出了這麼一招，提早去尋柳氏獻了南珠頭面，便斷了柳氏替她撐腰的可能，同時依柳氏的心計，不可能不知道這南珠頭面有蹊蹺，此時大概也暗恨著她居然藏著這麼好的東西，還不知道私下貪墨了多少凌煙閣的銀錢。

當初柳氏讓小柳氏管著駱恂達的院落，所得的大部分財物都會回到柳氏手上，封清媛這一招可以說是相當狠，同時斷了小柳氏兩面逢源的陰謀，連管院子的權力都被收回，以後可得夾著尾巴做人了。

駱恂達也不想聽她狡辯，直接說道：「現在這個院子裡，除了李嬈嬈以外的下人，全部打五十大板之後發賣出去，至於柳氏妳罪行深重，但念妳過往主持凌煙閣中饋費過心力，故杖責二十大板。」

「二十大板？我不……」

小柳氏才一開口，立即被駱恂達打斷。「妳再囉唆，就和他們一樣五十大板，由我的侍衛親自執行。」

小柳氏不敢說了，淒淒切切的看著駱恂達，期待他會不會因為憐惜她的美貌而手下留情，可惜他連看都沒多看她一眼，就命侍衛將小柳氏及一干下人拖了下去。院子裡終於安靜了，李嬾嬾也被派去監刑，駱恂達這才看向封清媛，她仍是那副清雅淡然的模樣，還輕巧的朝著他一個福身。

「謝世子相助。」她真心說道。

詎料駱恂達根本不覺得自己幫了她什麼，他直勾勾的看著她，直到她被看得都不好意思了，面色微紅的別過臉去。

「那副蟬形頭面不適合妳。」他突然皺眉，天外飛來一筆地說道：「翡翠是老人家用的東西。」

他竟是在意這個？

封清媛覺得有些好笑，「我也覺得不適合，但那是侯爺夫人賞賜的……」

「她給的東西，妳一定得戴？」駱恂達不悅反問。

封清媛自然知道他與柳氏不睦，自當也見風轉舵，柔順地道：「可以不戴的。」

「那就好。」駱恂達知道自己該離她越遠越好，卻又矛盾的想與她多相處一會兒。他其實看不慣她受苦，甚至她一身素淨與滿頭珠翠的小柳氏站在一起時，他都有種想把所有好東西給她，讓她好好裝扮的衝動。

而他也真的這麼做了，他由懷裡取出一支造形簡約大方的鑲紅寶菊花瓣金簪，二話不說就往她頭上一插。

封清媛嚇了一跳，也或許是突然加快的心跳讓她說不出話來，只能眼巴巴的盯著他。

「妳要有點顏色比較好看。」駱恂達甚至都不清楚自己為什麼要這麼說，但他的的確確是這麼覺得。

拋下了這麼一句語焉不詳的話，他轉身欲走，怕自己克制不住想與她親近的衝動。

「世子且慢！」